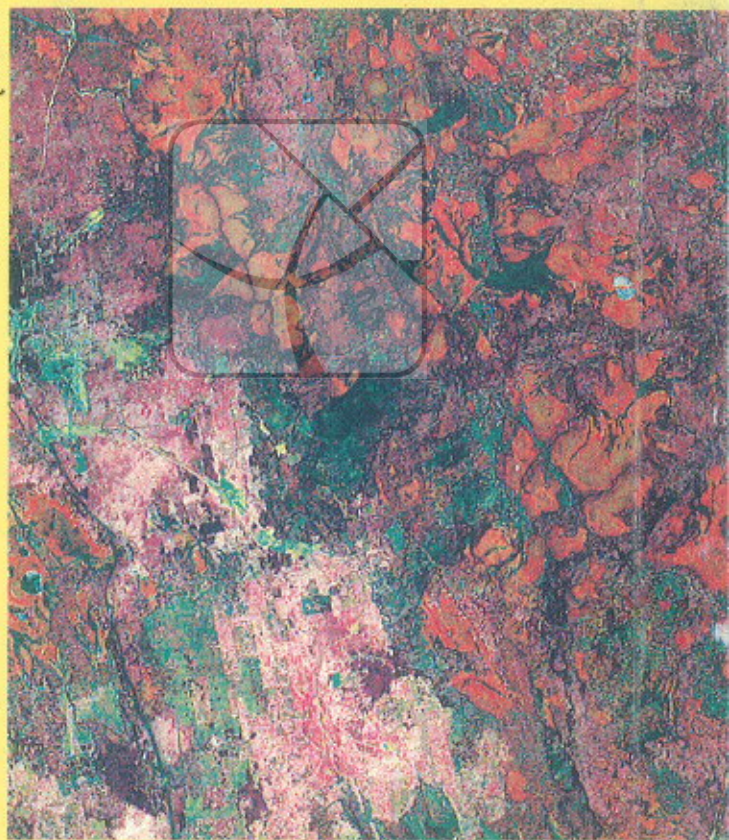


花雨

《草葉集》第三輯



第三屆常年文學獎人選作品合輯

拉讓盆地叢書：

7 6 5 4 3 2 1

（拉花變洗草草春
晨讓 耳葉葉草
露江雨蝶集集集集

• • （ （ （ （ （ （
萬夢文藍雜文文著
川一學波文學學詩
、般獎詩合獎獎詞
雁輕合集集合集集
程盈集（ 集（ 集（
新詩 3 2 1
合集（ （ （



拉讓盆地叢書 ⑥

花



《草葉集》第三輯



目次

一 四 八 三 六

序

第一輯 新詩

離愁

我們在遠離城市的山林

尋找陸沉

歲月何其荒涼

土地的話

痛

田思

晨露

李笙

逸蝶

田風

雁程

端午吟

在一次未來航行中迷途

我抵達一個血紅的星球

總蚊圍城記

煙花

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掌上的故事

牽牛花

夜太漫長

友誼的問候

執著

酒後

現代式傳統清明節

凋落

第二輯 散文

歷盡滄桑林曼岸

晨露

李笙

萬川

金聖

桑木

王振君

藍波

志向

十一月

夏培桑

貝克

偶然

史丁

拓

七
八
四

九
三
三
四
五
二

心有白玉蘭

那一條街叫海唇街

四月晴空的風吟

金聖
逸蝶
黑吟

（一念之間、浮淚的眸子、風信子的
變奏、老哥、第一次死、解頤篇、心
歸何處、難得糊塗、畫一個你，未收
錄。）

第三輯 小說

荒山月冷

黑岩

勾心斗角

林芳

玫瑰花季

鑽石子

獵蝙蝠

金聖

二十年

汀町

盼晴

金聖

（擇、風的故事、舊相框的故事，
情在遠方，未收錄。）



從草葉到果實

序「草葉集第三輯」

田思

詩巫中華文藝社所主辦的常年文學獎，今年已進入第三屆。作為文學獎的鑒定者之一，瀏覽參賽的各組作品，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也許差一丁點就和豐收的雀躍相似吧！

我曾為第一屆的文學獎作品合集「草葉集」寫序，序末有幾句期望的話。這一屆的「常年文學獎」，我們看到詩和散文的「草葉」所點綴成的蒼蒼翠色，下一屆或更下一屆的文學獎，我們希望看到由更多的文學品種所交疊而成的累累

果實。

時光荏苒，那片片的草葉經過了兩載風雨的洗禮，陽光的冶煉，已長得更加蒼翠，而且在短篇小說的品種上結出了頗為豐碩的果實。

說這屆文學獎的最大成就在于小說創作方面，相信並不為過。獲獎的幾篇作品，可以代表目前砂州小說新作者的較高水平，特別是在題材開掘方面，令人耳目一新。詩歌作品雖不見突出，但保持了前兩屆的水准。入選的許多詩篇，風格各異，體現了目前砂州詩壇在手法上力求探索，各辟蹊徑的精神。散文的水平超越前兩屆，有幾篇寫得很扎實，功力日深，在表現了一種進步的潛力。

最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們在總體上的創作傾向。他們基本上立足鄉土，關心人類社會，關心周圍的環境，服膺良知和正義。例如這次獲獎的短篇小說，有的大膽觸及砂州「十年動亂」的歷史背景，寫出類似「傷痕文學」這樣的題材，但基調並不灰色陰晦，在傷痛中仍帶著緬悼不幸者及共創前景的務實理念。像「荒山月冷」與「二十年」便是此類作品。「勾心斗角」把一場商場人物鬥爭帶到小鎮的場景中來進行，平穩的文字和小說的節奏配合得當，有強烈的現實意味。至于「玫瑰花季」

雖有模仿的痕跡，但作者懂得在筆觸上力求工麗，在佈局上制造懸宕，在心理上著重刻劃；倘能好好發揮這些優點，只要今後在題材上選擇得當，也許可以在「張派」以外另樹一幟。「蠟蝙蝠」對鄉野民俗的描寫有獨到之處，讀來有粗獷之氣。以上各篇都具備了一篇成功小說的若干條件。

散文方面，「歷盡滄桑林曼岸」與「四月／晴空的風吟」等對鄉土及往昔純樸生活的眷戀，「心有白玉蘭」及「浮淚的眸子」對家庭倫理與孝道親情的歌頌，「那一條街叫海唇街」及「風信子的變奏」對散文筆調的銳意翻新，「一念之間」對人生哲理的感悟，都可算是怡情遣興的佳作。

詩人們一向來比較敏感，視野也往往較為遼闊，心靈的活動空間也較廣袤，對美善與罪惡的感受也較強烈，試看那幾首寫海灣戰爭的影響的詩，如「另一種形式的戰爭」、「夜，太漫長」、「歲月何其荒涼」等，便可以看出詩人們悲天憫人的情懷。還有「我們在遠離城市的山林尋找陸沉的童話」及「在一次未來的航行中迷途／我抵達一個血紅的星球」，在表示對全人類與地球危機的隱憂時，以科幻的手法提出警戒，其創意值得嘉許。「離愁」以淺白的語言醞釀出旖旎委婉的意境。「

痛」與「端午吟」汲取古典文學的滋養，宣示文化傳承的意義，深具內涵。「虐蚊圍城記」、「牽牛花」、「煙花」與「掌上的故事」皆在手法上別出心裁、饒有趣味。「土地的話」及「友誼的問候」揭藥效忠與親善的精神，但表達方式較直接，尚待加工。

本屆文學獎參賽作品的另一個較好傾向，是文字上普遍減少了瑕疵語病，很少有詰屈贅牙或晦澀費解的作品出現，這也是可喜可賀的現象。

辦一次規模盛大、有始有終的文學獎，從宣傳發動，邀約稿件、披閱刊登、打字編排、校對剪貼，再到甄選評審，徵求獎金，公佈頒獎，出版特輯等等，其間不

(四)

知要經過多少艱難的工序，花費多少心血和人力。令人欣慰的是，詩巫中華文藝社不愧為推動拉讓江流域甚至全州文藝活動的一股動力，他們確把這項旨在發掘與鼓勵砂州寫作人才的常年文學獎辦得有聲有色，辦得一屆比一屆成功。在我們把鼓勵的掌聲送給文學獎所有得獎人的同時，千萬別忘了把更熱烈的掌聲送給詩巫中華文藝社的全體同仁。正是：

鵝江自有才人出，敢領風騷濟砂州。

(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

第一



新詩

離愁

晨露

靜靜相對而坐
小小的咖啡屋裡
我們細細數算
跌落這兒的分分秒秒



西窗那一串飛鴿風鈴
今日憂悒含愁
聽不到清脆的笑聲

只怪那風不告而別

艷麗的是透明水杯

浮一朵紅玫瑰

滾滴滴水珠貼頰

卻不是淚

執子之手

細訴明日揚帆之后

兩岸風景

雨中只見一片朦朧

低首，含一口吧

這北方香滑的雪



啊

冰淇淋，是苦的



我們在遠離城市的山林 尋找陸沉的童話

李笙

許久了，懷著一種試探的心情

上坡，下坡，我們一直

沿著熟悉而漫長的路徑；蕨草

漸漸翻湧上來

無聲無息地掩埋我們

彷彿分立於地球兩極的雙膝

「那些無法開花的蕨類——」我解釋

「想必荒蕪太久所致。」

感覺充滿象徵與暗喻的生命

因為時日曠持、平久失休

業已爬滿蛛網，層層

藤蔓垂掛下來阻絕了陽光，我注視著

妳疑惑疏離的眼神

彷彿，呵，這竟是我們早已預設的結果

我努力召喚妳，隔著

一再刺痛我們眼睛的濃綠

隔著迢迢時空，召喚妳——

天空已轉黑，風起和著霧，可能

就快下雨了，冰涼的雨

打濕了我們薄薄的衣衫……

呵，感覺多麼庸俗
形式而瑣屑的交談

使我努力隱藏自己

懦弱而倦憊地退縮自己，一如
負傷疾疾竄逃的蜘蛛

「我們的倔強與謊言

是一場無終無際的大雨呵，一再
襲擊著我們脆弱的靈魂。」

看妳涉渡淺淺的溪水走來

尋索我們陸沉的記憶，艱幸地

隔著一鍊瀑布

一大正抖動的森林

一個早已走失的時空

一如逐漸渙散體溫的水母，堅持著
回溯被大雨沖刷的夢境

其實，我是說

對於我們的尋索

一則童話

在一個童話消逝的城市

尋索一則神話

在一個神話潰散的宇宙

再也没有比這更愚駭

更真實

更虛妄呵



歲月何其荒涼

歲月何其荒涼

我親愛的伊拉克人民

那日回教堂的大笨鐘

龍鐘敲出斷魂曲

一場風云驚變的先兆遂現

月已失聲

逸蝶

拖著餘魂潛夜逃荒

關於夢總是曖昧的持續讓石油

滲濕成不眠的火

熊熊烈烈吞嚼塵沙滾滾

最新式武器競相驚張炫耀

一個最勁的烈名刻刻在遍地哀野

動輒得咎的油井旁

核戰是節日讓防毒罩如禮物派送

孩子們玩著真槍實彈的遊戲

碰碰碰應聲倒地

不懂人事的永眠嵌著英雄的夢

真主薩達姆·胡申愛撫阿拉伯英雄主義

戰士昂昂抬頭振奮著熱血

下個最紅最烈最大的賭注

在上蒼蒙上眼不忍卒睹

下個不回頭

歲月何其荒涼

我親愛的伊拉克人民

政治手段仁慈著玩魔術方塊

人民面孔或笑或哭皆拼湊成形奴隸

當戰爭像性交般繁殖

揚一面國家興亡旗幟

匹夫在歷史的生死輪迴

吃著因果



前世根竟錯愕植在伊拉克

死神抬著棺木的影子

在廢墟里尋覓斷臂缺腿

蹣手蹣足

敵我雙方仍競相誇張著傷亡報告

生於斯亦逃於斯

落荒列車長長輾轉著大漠風沙

陽光印証著每道未痊癒的傷口

復被撕裂的痛楚

山河哭不熄焚國的野火

去國的飄泊

今夕是何夕

歲月何其荒涼

我親愛的伊拉克人民



土地的話

田風

赭褐色泥路呵
突然間變得陌生
東方，似乎處處
都是蒼翠葱龍



多少次，長了翎羽的小伙子
向西方，飛翔！飛翔！
只是呵

田壠再沒有幌漾的禾浪

駝了背的老爹

仍握緊鋤頭向大地

——鋤！

這潮濕的，遺留的

蘸了日暉的土地

縱使你不睬

那東方爆出一顆殷紅的心

循著西方途程

找你歸來，找你歸來

哦！璀璨霓虹下的煙圈

滅絕綠的歡呼

瘋狂的「朗巴達」舞步



成了肉慾氾濫的河流

回來看看吧，這一片土地裡

呼喊過「默地卡」的聲音

先輩曾披荊斬棘

在地上，黃色種子悄悄萌發

扎下了一條

根



痛

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艱。

(離騷)

(痛痛痛痛痛……) 擊鼓聲由遠而近由小漸大

投江前那一尊不變的身姿傲然

立足點竟是苦的土地

不忍離棄非得離棄 終 歸 離 棄

汨羅江被破貞呼呼喊痛

雁程

痛上千年的悠悠久久

痛成一種永不痊癒的傷

痛成一則歷史悲劇的亘古典範

——那屬於龍族獨有無盡的悲哀

(痛痛痛痛痛……) 擊鼓聲沉重抑悒難以釋懷

投江 愛國愛民詩人最終的抉擇
不變的決心不死的悲憤

一如傳奇鳳凰甘心浴火成永生鳥

一如圓寂佛陀慈心焚化成舍利子

一如海底貝殼耐心含痛凝成珍珠

他把每條江痛成汨羅

他把每口心痛成泉源

痛成一種力量超然

痛成一種格性獨特

痛成一種可藉水復活的啓示

痛成一種不滅的光芒

(痛痛痛痛痛……) 擊鼓聲哀傷而悲摧人魂魄

那民族英魂雖早已化成可供子民洗禮的聖水

無盡的悲哀仍固執成千年不化的寒冰

痛啊痛成千山萬谷，痛成千江萬流

痛自漁父語重心長的那一杖擊

痛成一濤濤沸沸騰騰的血脈

痛成一部部寫不盡的滄桑史

痛成一雙雙划不盡龍丹的手

痛成一雙雙裹不盡粽子的手

痛成很多很多伸不出的手

(痛痛痛痛痛……) 擊鼓聲悲憤不平欲訴無從

痛啊痛成很南方的拉讓江

涉江者涉渡千載仍在涉江

獨自行吟木槿欄珊江畔的年輕詩人

猶自反反復復天問九歌離騷

渾渾沌沌竟疑觀音寶塔是漁父化身

隱隱約約鐘聲傳來竟是當頭棒喝

投江是唯一正確的抉擇仍是江的答案

心懷只要能愛就仍感覺到痛的那種苦

心懷只要能恨就仍感覺到楚的那種痛

年年如是做若鮭魚逆流溯源而上(註一)

由血脈支流溯脊骨冷冷而上汨羅
那種民族氣節失貞之痛是否仍清清明明牢記……

茫茫然然自失血過多的悲哀里

轉醒（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的清醒）

江面祭龍的競渡喧嘩（註二）

竟已幻化成犀鳥舟薦薦的昇平景象

裹繞的粽香不絕裹繞

竟是可大大方方端出

於午時

供與各民族痛痛快快分享的高尚情操

（痛痛痛痛痛……）擊鼓聲充滿活力充滿希望

不必投江

痛定思痛懣懣然涉江的詩心啊

該是世間僅存最美的一種痛楚

合予有心人痛心入骨的振奮

痛吧痛成一季端端正正屈原原的端午

痛成一粒粒團團結結香騰騰的粽子

痛成一艘艘堅堅固固氣昂昂的龍舟

必須投入湮繁般的汨羅，脫胎換骨

脫胎換骨成更多投江活下來堂堂正正的屈平

敢以淌血的心寫詩

敢以真正的詩寫詩

把曾經伸不出的千萬隻手

全伸給摯愛的大地

把曾經哭不盡黑夜的沉默

爆裂成永不熄滅的火光

(痛痛痛痛痛……) 擊鼓聲愈來愈強停不下來

註：

(一) 鮭魚、音歸、河豚之一種、季節性逆流而上，產卵而斃，年年如是，在所不辭，實為自然界一大奇蹟。

(二) 據詩人聞一多研究所得，端午節乃龍的節日，乃一個龍圖騰民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轉而和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聯繫在一起。這麼一個起源說法，一向自比龍族的后裔，其意義則非比尋常，而最受之無愧真正龍的傳人，非屈原莫屬矣！

端午吟

晨露

母親在廚房裡

沸滾

氣壓鍋中

團團的芬芳



粽葉與糯米

相擁

把心事密密隱藏

是那一種味道

蜜的甘甜

淚的腥鹹

紅舌

各自去品嚐

龍舟

七彩斑斕

引靜的拉讓江

吶喊

木槳

捶胸頓足

嚎哭



失去的翠綠

赴約

把身子交給

水

洗后

百病不侵

母親們

深深相信

汨汨流水

南來

拉讓江承接

汨羅江



赤心的溫熱

赤道兒女

仰聽

祖父的訓誨

汲飲

母親的奶水

漸漸

長大

年年五月

初五

回眸

詩人深情的眼



點燃

每一顆心

中

每一盞

燈

拉讓江岸

燈光

輝煌

代代

傳遞



在一次未來航行中迷途
我抵達一個血紅的星球

在充滿慾望的煙霧中
小心我撥開還炙熱的
頭顱，磷火迅速舞動
我駭然奔跌出陷落的渦型建築
靈魂傷痛加劇……

血紅的流體遲滯地
倒流向腫碩的太陽

李笙

「這就是詩人預言中

宇宙末日的形象嗎？」

我迷惑凝視

一條文明科技後人工培植的變種蠶

噬蝕著粗黑的地平線

並且詭異地膨脹

轟然的斷裂聲開始傳來

天空開始潰爛

傷口中紛紛落下酷冷的粉屑……

我快步走避

向那座唯一未遭劫難的核彈發射站

「我們遺落的愛

終於回來……」一名

垂死的老者輕呼

他暴露在空中下的軀體迅速溶化……

「遲了！」我回首

彷彿看到一則神話

在他禪坐的姿勢中停留

「我們擁有的數千年文化

多麼像一隻反噬的獸

吞沒了個性和良知……」

我領首，緩緩望向窗外，

血紅的流體遲滯地

倒流向腫碩的太陽

他拔起最後一枚電鍵

地心引力驟然消失

所有的事物都

飛散開來

盤旋昇起

花朵、飛鳥、流泉、山海……

我陡然震動，

「啊！這不是傳說中人類棲止的——」

「原本溫和蔚藍的地球。」

他說。



瘧蚊圍城記

萬川

前天噴了，昨天又再噴霧

警告又警告，教育了又教育

總還是滿庭院滿團團的瓶罐器皿

仰著空空的枵腹，而枵腹仰著天水

天水仰著歲月，歲月把天水仰成死水

死水把枵腹仰成受孕的子宮

家家戶戶、戶戶家家

路多長，溝渠多長

病魔的溫床就有多壯觀

昨天噴的，今天還有滿鎮白霧
警告了又警告，教育了又教育

節育不來的永不懂得節育
受罪的總是我們

排卵一次，牠向人類宣戰一次

蛻變一次，牠，向魔鬼妥協一步

蛻變完成一次飛天蚊海的圍城戰術

叫人遁地，避也避不了

這好戰份子

上班時，古魯僕路伸延東東南

晨曦冷冽，暮氣酷熱

霧，有霧皆倫敦？

何以此時的我疼腦熱頭的
是 撞了隨意門？

是小叮嚀還是沙達姆

一個措手不及劫我，困我

困我八方是毒氣是生化彈？

紅癍點點，點點是紅癍

圍我，啊，重重圍我

狠狠攻我城府

竟是這長腿黑斑的



煙花

刻意的緊緊約束

妳的水性楊花

怕一個不防

頭頂變色

這種封建傳承

由誰捻度

望望妳寡歡的枯容



金聖

難有躍然的激動
惟有偷情那刻
妳才有心花出牆放綻
在每個難忘的節日



歡
笑

金
壁

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桑木

別譴笑

左鄰右舍在囤糧

他們曾踏過

艱苦的卵石

在那風雨逃亡的歲月



豆腐與豆芽在爭論

自己身價的時刻

驚悸

牛奶粉已面臨杜絕的邊緣

猶記憶

路過郵局

仍存有大批只對自己口袋充滿信心的信徒
在等待擠提

年輕一輩到處尋問

「號外」是什麼

趁著海灣烽火的煞氣

另一批

披甲上陣的股友

投入另一形式的戰爭



萬籟寂靜的前街後巷

正是大夥擠在螢光幕前

尋找

誰是這場賭注的

贏家

忘了

鳥兒摔自晴空

正是

江水悠悠，污染的時刻……



掌上的故事

王振君

攔路鐵絲網旁
熒熒青燈
翻開案上黃卷

是誰以紅眼相瞪
命我攤開雙掌



青燈風里搖曳
背著人群

我悠悠攤開手掌

鐵絲網旁

我忘了

我在網內

我在網外

而我雙掌攤著也是網

網著生前身后

千古薄倖名

鐵絲網旁

夜已靜

青燈下我竟忘掉

我是有情



還是無情



牽牛花

藍波

豁出生命

爬滿籬笆上

一牆青色

點綴別人

以自己的美麗

可別人不喜歡
眼里

這野蔓縱橫



一劑殺草液 灑下
你已枯槁殘落

總堅韌自己

攀住依附

欣欣以赴

在驚覺之前

一場生的使命

雨後 陽光

牆角籬下

一叢執著的綠

延伸

向上



夜，太漫長

志向

夜太漫長
我太安靜的床
躺著不安靜的夢
醒世的警鐘

BBB:::

沒有人再驚駭

高樓 廢墟

平民 死屍



世界已經沒入

沒入烏雲帷幕里

地球怒了

沙漠倏地——

起了一場震世風暴

巡翔的鐵鷹 殺氣重重

自一系列城堞來回

美麗的海灣

無辜嘔了一大片黑血

來！

下盤中國棋吧！

兵兵卒卒



什麼楚河漢界

殺過去那邊腴沃的土地

殺過去那抽不盡的油井

殺過去……

你的將 我的將

堅持不下

夜太漫長

我無助地躺著

任心的一邊烽火連綿

午夜的驚鐘

不是提醒明天初一

團拜

春天離我太遠



我的血脈

神經已栓塞

去燃你的煙花

去放你的沖天炮！



友誼的問候

十一月

你愛好和平
我喜歡安定
我們
在同一个旗幟下成長



你的容貌怎么樣

我的聲音同你像不像
隔著南中國海我遙望
望不見你的神采飛揚

這里真和平

這里多安定

我們

在同一個名字下茁壯

你的生活我關心

我的門窗已爲你而開

對著馬來半島我遙喚

喚不喚得回友誼芬芳

雖然

你的理想我的志向不一樣

但當我輕輕唱起

「NEGARAKU」時

我知道此刻你心中的信念

和我一樣



和我
一樣

（此致馬來亞半島的青年）



執著

行經晨昏
火燒云的村田
心扉

頓爲鳥的敲扣
而敞開

收后

田間 埂邊

三幾稻草人兒



夏培桑

猶日夜 痴傻地

頽然而立

他們呵 是我

默守

進城農青的願望

扛槍 穿林 除鳥害

斬荆 燒芒 滅鼠患

燒燒 斬斬

斬斬 燒燒

草灰燒土好肥料

春風吹 野火燒

汗雨落多少

歇蔭底 溪流旁

笑看坑洼中長伴的泥牛



路過的風呵

關切地問

我在栽種些什麼



酒後

貝克

酒后唱一兩首變調的歌詞
讓遠古的故事

在現代的空氣里再度溫存

不要笑我

沒有酒就沒有歌聲

沒有歌聲就沒有當年的夢



當年的夢

當年的歌

當年愛說離愁別緒

當年愛在歷史里醉吟詩人的韻

當年更愛花前月下

譜離別的音符

酒后又有多少當年呢

二十年不會忘記遠古的故事

三十年或許已經模糊

能夠把人世飲盡

也能把歲月灌醉

唱一首當年的歌吧

舉一支當年相贈的筆

寫一首當年沒有韻的詩



雨花

現代式傳統清明節

偶然

這右掌心何以繪構著

妳不安的笑靨

何以這樣的夢中

有陽光囚困

這隻右掌



是如何的驚悸

是如何的驚悸在夜裡

夢魘

妳如風沙浮沉的散髮

纏綿成無可理喻底

情愁

困擾此右掌五指扭曲成結

除卻無夜

無眠

日子且留在

且傷且愁的夢魂中

漫遊

夢中底絲弦都在傳染

病菌

你且離去吧



給我一點空間

讓我感覺寂寞

感覺失落

讓妳感受我底

愛

許多流失的日子

不能聯串

不能聯串成

一

個

記

憶



凋落

午后

十字路口的紅綠燈

掛在愛人的唇邊 蠕動

形成一幅殘酷景象

窗內窗外

隔絕成一道圓缺的殘圖

於是



史丁

我去探訪風角的嗅覺

當哭泣

逐漸凝固成一道曙光

疲憊

向著黑暗的枝柯伸張

我

獨醉於天外的一片孤寂

不容有憩息意圖

於向晚的交通圈旁

抖落

一身倦意

及



幾許渾沌渺茫

午後的紅綠燈

在蠕動的唇邊 掛住

又一個朝代

凋落

形成一幅殘酷景象



散文



第二

輯

散文

歷盡滄桑

林曼岸

拓

遠方送來一陣歌聲，淒然、哀怨。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期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場。」
林曼岸河的河水不再清澈，相信，永遠也不會再有澄清的日子。

沿河空氣污染，使人窒息；河水混濁，已經成為細菌的溫床；更加那醜陋的面貌，令人感慨萬千。

那股緩緩的水流，依舊日以繼夜地川流不息。彷彿在低訴著：人事變遷，歷盡

滄桑。

林曼岸河再也唱不出往日那動人、美妙的歌聲。如今，猶如童養媳般，只有默默地在呻吟，默默地在細訴：淒涼的身世；沉痛地承受著由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而來的污穢。

小時候，就已經養成的那種習慣：每逢吃過晚飯，必定約一兩同伴，騎著那輛陳舊的老爺鐵馬，到市區或江畔去兜風。途經林曼岸河橋頭，那習習輕柔的晚風，迎面吹拂，好不舒爽；偶而駐足橋畔，陶醉在那迷人的景色——夕陽殘照下，漁舟唱晚里，令人留連忘返。

如今再停立橋頭，凝視著那一脈黝黑的河水；面對著那滿目瘡夷的河道，不禁有點茫然，困惑，彷彿遺失了些什么；又彷彿一切都是那麼陌生。經過無情歲月的洗禮，林曼岸河歷盡滄桑，好像經歷過一場空前浩劫，使它面目全非。今日，值得驕人的地方，唯有那一段兩岸殘存的垂柳，迎風招展。

四十歲以上的人們，對於林曼岸河的舊觀，應該還有印象；但隨著時光的流逝，相信，也只能揀回一些破碎、模糊的輪廓了。年輕的一代，似乎沒有感覺到它曾

經存在過。

林曼岸河，曾一度是這帶存在的甘榜命脈，兩岸居民的祿母。沿河那簡陋、無華的高腳亞答屋，婆娑起舞，婀娜多姿的熱帶象徵——椰林；還有那，亭亭玉立的檳榔樹。隨著時過境遷，已經在時間的長河中消逝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樓大廈。曾幾何時，「巍峨壯麗」的砂羅越大廈，平地冒起，更橫腰斬斷了那綿綿長流的林曼岸河。從此，林曼岸河肢離破碎，體無完膚。

打從有記憶開始，林曼岸河就不是這個樣子的。它那清澈，明朗的河水，緩緩地從拉讓江中段，浮羅巴比處注入。經過海唇街，蜿蜒、繞過金地大廈，折向喬治運動場，流經醫院后段，然后直奔尹干江。

四十幾年前。人生旅途上，四十年算是個漫長的歲月，那時候，大伯公廟跟海唇街交界一帶，與浮羅巴比並不相連接。分開它們的，就是這一線——林曼岸河之隔。

那時候，浮羅巴比還是一個小洲。在那湮遠的年代，誰也不曉得它叫什么名字，也許是個不知名的小島。但自從我有記憶起，人們都叫它浮羅巴比了。它曾經是

個罪惡深淵——屠場。所有市上的豬肉供應，都在島上宰殺、經過衛生官檢查后，方由舢舨運來市上販賣。也許就因此而得名的吧！健在的一些老前輩，如今，還津津樂道。

跨越今日「拉仔攤」的另一座「鹽木」大橋，也是著名的「紅柴橋」。這座歷盡滄桑、經年失修的古老木橋，是市區唯一的大橋；也是唯一溝通城市與鄉區的主要橋樑。

日寇南侵，詩巫淪陷三年八個月，它曾經是日軍暴行的見證者。當時，橋頭一帶曾經籠罩著一層淒雲慘霧；上演過鬼哭神泣，驚心動魄的一幕。據說：橋頭的一端是舊聖心學校的宿舍。日治時期，日軍把它充作集中營，日夜拷打、灌水，逼供……百般虐待知識份子。

每日清晨，天剛拂曉，成群結隊的鄉民，推著腳踏車，運載應市的農產物，湧入城市。橋上熙來攘往，絡繹不絕。這是一日的開始；也是一天最忙碌的時刻。

從橋頭到林曼岸河江一帶，停泊著早出晚歸的漁舟，還有那船艦林立。在清晨或黃昏時分，與那平靜如鏡的河水，相映成趣，蔚為奇觀，簡直是一幅絕妙自然彩

色圖畫。

童年是人生最絢爛的一段時光。每當放學回家，總是把書包一擲，抓條毛巾，隨著一些頑童，似箭般趕到橋。褲子一脫，攀上橋杆，赤條條地，作「泰山」狀，鑽進河里。眨眼間，河面一片寧靜。接著，相繼冒出一團團黑點。泡在那清涼沁人的河水中，你來我往，開始一場追逐戰。正在龍爭虎斗，難分難解時刻，往往要勞動父母拿著藤條或雞毛帚帶前來。「喊打」、「喊殺」，方才「落荒而逃」。

夜幕低垂，辛苦一天的市民，這時候，也帶兒攜女往河邊洗濯。忙里偷閑，享受片刻寧靜，暫時忘卻一日的辛勞。如今，即使時光倒流，也無法拾回那段經已褪色的童年樂趣。

潮水退了，河中只剩下一道清源，緩緩地向東流淌著。這時候，岸旁泥濘的河床，深深地印滿了大小的足跡。小孩，婦女……大家提筐帶簍，沿河拾螺而上。至到日落西山，方才伴著最后一道餘暉，摸黑而歸。一日淳樸與世無爭的桃源生活，就在這麼悠閑中渡過。第二天清晨，在迷朦的晨曦籠罩下；在一股清新脫俗的氣息瀰漫著大地時，林曼岸河兩岸、紅柴橋頭……又開始恢復活動了。

兩岸銜接那高腳亞答屋的浮動碼頭，婦女浣衣，汲水；橋上來去匆匆，趕往郊外、湧向市區；橋下，漁夫捕魚：……大地充滿一片生機蓬勃。

隨著時光的流逝，老一輩的人們，逐漸淡忘了它；年輕的一代，似乎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

林曼岸河的河水，仍舊默默地流淌著，彷彿在低吟，又彷彿在細聽：人事的變遷，歷盡滄桑。

林曼岸河的河水不再清澈；相信，永遠再也不會有澄清的日子。

我愛林曼岸河；我愛它那股清澈，明朗的水流，兩岸婆婆起舞、婀娜多姿的椰林和那亭亭玉立的檳榔樹。我更愛那簡陋、無華的高腳亞答屋，還有那淳樸、善良的民風。

潮起、潮落，日復一日，年又一年，往日事只能回味。

心有白玉蘭

金聖

從友人處得到一朵白玉蘭。白玉蘭握在掌心裡，用掌溫解凍層層冰封的記憶，湧現了，祖母的慈祥容顏，生前的一行一舉，一切好像又重新來過。啊！是再次活現了，那棵孕育我，滋養我，給我貫通臍帶，讓我用思念的血液穿越時空，接通那管更大更長的倫常臍帶的心樹呵！循著熟諳的幽香，細細追覓，尋溯，彷彿一切的親情、關愛都再次抖現，散發出應有的人間豐采了。

那棵白玉蘭幾時種的我一點都沒有印象，它好像和祖母分不開的。自懂事起，它就從青綠的橢圓葉片和粗糙的樹身，在植滿胡姬花、仙丹花、長春花的花簇中拔挺了，以素樸的樹態示人。黃昏過後，皓白無瑕如玉的白玉蘭散呀散，沁發著幽香

。也不知是否因為貓頭鷹和蝙蝠的夜晚傳奇，所以也容許了白玉蘭的夜香傳奇。可它生命短促，花開一夜，次日已可見紛紛落花滿徑。這么香的花又這么短暫的花采總是令人不勝唏噓，一如世人感嘆老人的日薄西山。祖母她不就是白玉蘭嗎？用一生的至愛去疼她的幼輩，用無限的至真與他快樂相處，到最終依然避不過生離死別，侷限于人生苦短的框框。所以我不喜歡用艷麗、浮誇的詞藻來形容白玉蘭，怕的是一切的浮誇與華麗會造作了祖母至真的至愛。

數不清多少個晚上，白玉蘭樹下，一身藍布掛兒、撒腳黑緞褲、把灰白霜髮梳一個圓髻墮在後腦的慈祥祖母，老愛躺在會搖的籐椅上，邊擺動圓圓的薄蒲扇，邊喚我替她捶腳搓腳，才捶呀捶搓呀搓一會兒，關節稍為不痛的她又是索茶又是要布的，老不讓我閒著。喜歡上的是她老人家那種即天真又有歷經滄桑意味的世故。也只有服侍她閒閒適適、胸寬心坦了，她才有興頭摸摸我的頭，和我嘰哩咕嚕的亂聊。聊呀聊，她順便就講起故事來。那些梁祝啊王寶釧啊桃園三結義啊牛郎織女啊，好像都變成一台一台的光明戲、智慧戲、忠良戲、孝義戲，從她口中溜將出來，令我著迷，令我癡醉。我時時聽得忘了睡眠，看看祖母實在是慵懶倦怠不堪了，才老

不甘願的讓步，放祖母一馬。而歲月嬗替，如今多少個不設防的睡夢裡，竟尋不到來時路，多想再重溫一下舊夢，可怎么任我喚呀叫呀，就是不再有回音，就是不再有應和。哦！是我一時忘了，祖母已永遠不在了。

記憶中，祖母一刻都不肯閒，老喜在家週圍鋤鋤鏟鏟，種些瓜豆什么的。她那時不但超重，更兼有高血壓。看她自虐性的狠狠揮鋤，汗如雨下，我不禁起了惻隱之心，忽發奇想：「一桶水把燒土淋熄，看妳還忙得來嗎？」果真一次又一次，淋濕不少一堆她辛苦燒起來的沃土、敗葉。後來還爸爸勸止，說祖母用心良苦，鋤鋤鏟鏟不外是想多鋤鏟出一體康健，像我這樣不是幫她，反而是害她咧！有時自己在家週鏟鋤，好像又會看到那副臃腫的身影；而吃著自己種的瓜豆，就好像咀嚼著那段有祖母相伴的清甜溫馨歲月了。

自少家道不算好，吃與穿都不太豐裕。好在父親秉承了祖母傳自中國的刻苦耐勞品性，晨出披星、晚歸戴月地賺錢養家，一點都不嫌苦。指著一身疲累和混汗酸的父親，祖母讚他是典型的中國兒子，而她自己呢，一個中國母親；她也期望我長大後做一個不怕吃苦的中國人。當時年幼的我，哪知道這些？所擅長的是肚餓得發

昏之際率先一人預先上桌，快手快口地扒掉大部份好飯菜。母親見到每次都不饒我，不是狠狠擰我大腿就是賜我火辣辣一巴掌。幸好多出祖母一張擋箭牌，化解了不少母親進一步的體罰。「也真是晚了，孩子肚餓就給他先吃嘛！打什麼打？」她嘴上這樣說，可也怕真的飯菜不夠，常一個人偷偷地泡麥片過一頓。好笑我當時還以為她老人家嫌飯菜不好吃呢！童幼的天空只看見祖母的縱容，卻從不去明瞭母親嚴肅的真正動機。直到唸了一句「鳥中之曾參」的五言詩，才體會到祖母有著博大的「幼吾幼」精神而自己獨獨少了那份「老吾老」的認知。為此，我方知，這麼多年來，多多少少，已吃掉一部份屬於祖母份內的健康了。想著……想著……有時眼睛即莫明地潮濕起來……我是在慰撫一道傷痕抑是在縫合一段破缺的情緒呢？！

家裡婆媳之間，代溝或多或少，是存在的。事緣祖母嫁後不久即守寡（祖父四十歲不到就病逝）。她一個婦道人家，忙裡忙外，管前管後；一手壓住心口哀痛，一手扶養孩子；長年寂寞青燈下，日祈夜盼，孩子快快成人，好分擔生活的重擔。受了苦，一路熬煎，祖母少不得有點心理不平衡，對鶼鶼情深的場景不慣，也連帶

的看我母親不太順眼了。她可以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尋我母親的晦氣，害得父親成了夾心人。一個是明媒正娶的美嬌妻，一個呢是十月胎帶相連的親娘，順得母親來失妻意，從得妻來失母心；父親有時苦惱，可想而知。偶爾我會在祖母面前賣巧：「媽媽，待媽好一點，不要那麼兇，好不好哇？」在被我逗得哭笑不得後她故意板起了臉假裝要嚇唬人；我一輪瞇小眼伸舌頭，反使她忍俊不住，笑了起來：「你呀你，一粒混球！」一切小心眼和不愉快都給拋開了。畢竟，都是一家人，小磨擦損不了親情呀！

祖母特別疼我是有原因。她來自中國，不多不少，承襲了一點封建思想，重男，她看著問心無愧，況且，我又是唯一男孫兒。從她在我週月時如何殺豬大宴客的大手筆看來，她很重視我的降臨。只是生我之後，母親連連育女；她雖沒有明顯歧視、忽視；從偶有的唉聲嘆氣探究，多抱一位男孫的心願未遂，她的不稱心難免。除外，我少時體弱多病，她的特別照顧我、容我、愛我；彷彿都成理所當然的了。如果冥冥中註定了我一人獨享祖母的寵愛，臉紅之後，我感動！人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怎我不是富有人家孩子也應驗了孱弱多病呢？是，五歲前，我離不

開風風雨雨。人不是感冒就是傷風，要不，來個上吐下瀉，總不讓我好好過日子。那時祖母呀，有忙不完的無眠夜，有流不完的眼淚，有訴不清的苦，爲了我的多病。爲了挽救，她無不用其極，最後來一出求神問卜，帶回不少符頭。吞服這些能驅病的迷信，成了我每日的必須。好一段日子過去，又不懂那兒鑽出來，我一位很福相的乾爸爸。吞得不情願，叫得也不自然；奈何算命的批我命硬，非如此折騰、安排，不至于保我小命。再一段時期，身體真的奇蹟似地好起來了。飯越扒越多，人也越長越粗，不需要再勞累祖母天天熬藥、餵粥、披被，或是搥上，搥下了。這我才明白，不必刻意去破除迷信，只要能買回心安，能展綻一顆愛心，它也是一種美。我更相信，天地間只有一種力量能戰勝黑暗、絕望、悽惶、恐懼；那是愛——人世間無盡的愛。

我是健壯了，與白玉蘭一同成長。不消說，採花、藏花，變成我每天的必須功課了。晚上有事沒事，靠著眼尖，常常採擷大把大把的白玉蘭。也不知因何，那些放在清水瓶中的花都不能保存。祖母說因爲沒有外用蠟封，不是空氣透過瓶口入侵就是香氣穿越瓶口外溢，又那來原香原色呢？長大後，我知曉只不過是一則童話，

那隻巨輪無情地轟隆轟隆開離，我才遽然驚覺，慈愛的老人呀永遠捨我他去了。怔怔地、默默地，憶念著她曾給我的呵護與照顧，我竟一時無所適從，輕易地讓溫熱的淚水滑落……：滑落……：。媽遞來手巾，連連勸慰：「爲了百年之後和你祖父合穴的最終心願，她不得不回去呀！你也不必太難過，祖母帶你這麼大了，此番離去，她應該是無牽又無掛的了。」但，從祖母的表情，她真是無牽又無掛的？唉！奈何呀奈何！遠隔一重洋，洋過是山，山過是故鄉，故鄉呵，有金石情。鄉雖遠，山雖高，洋雖深，也阻不了落葉欲歸根！

祖母的離去，影響深遠。一想起她的勉勵話說，我遂把自己武裝，全部心力用在學業上。成績雖平平，倒也一帆風順，把中學、大學都修完了。出來社會工作，間中也匯過幾次錢給她，收到錢她每喜向村人宣讀她在南洋的孫子，是如何如何的孝順，又是如何如何的貼心。其實，真正去丈量祖母對我曾付出的心血，卑微的錢根本無能彌補其萬一。相信愛小孩在她而言是一項永不望回饋的責任，如此才造就她有容乃大的無怨無悔付出，恒久不滅的愛心吧！

透過斷斷續續的通信，知道她日子過得一直不好，嚴重糖尿病再加上高血壓的

剝削，最後幾年，她清瘦不堪、神智不清；更忘了許多她曾鍾愛過的人名，包括她至愛的孫子。每回收到她病後瘦不成形的照片，我總是不能自己地躲在房中傷感，有時暗暗抽泣。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能苟同她就是一路揸我長大的祖母，病魔何其殘忍，磨折慈祥的老人至如斯呵！就在同年，她無聲無息，靜靜地，大去了。那晚她睡得極安詳，沒有驚動任何人，只是次早任叔叔們再如何推她喚她，她永沒有醒過來了。我相信那也是她一路來不喜麻煩人的性格使然，但，不讓後輩再喚她一聲，最後的一聲，又何其淒涼！又是何其淒涼？！

多年了，我娶妻生子，由一個小孩子進入養幼護小的大人世界。也因爲這樣，對祖母的捨己護幼的精神體認更深。愛，是無法在祖母的語言辭典中活靈的，它只在她的行動中活現。白玉蘭的風華也在于它的幽香，不在于它的外表。想想，任彼岸如何草長螢飛，再怎么春雨杏花，也只是白骨眠幽壙，也只有串串的傷思。時時萌生對祖母的牽念，又有誰能夠分擔呢？唉！知道弱小的我們銜石以填海，永遠是填不滿人間的缺憾的！好幾次看到電視演播的畫面上有祖母相同穿著的老嫗，幾疑是祖母重現，內心有很激烈的一股衝動欲奔前攬她抱她再親切地叫她，可惜，無情

的鏡頭一轉，割切了幻想，又拉我回到殘酷的現實。是過去了，是遠了，是逝了，祖母呀祖母！

那棵記誌著我與祖母快樂共處的白玉蘭，在祖母返國不久後的一次大風雨，給閃電擊斷了。因嫌斷折的樹身留著不雅觀，爸把它給鋸了。身為種樹人的爸，著實傷心了一陣子，一半對樹，一半是對年老的祖母。而一下子沒有了獨特的幽香，初幾晚，還真不慣。走過行過，老像失落了一件珍貴的東西。爸更頑固，不管我怎么催他，他都不再首肯，重植白玉蘭。後來忍不住，問他；他反對我說了一席意味深長的話：「人花結緣，一個緣字吧了！既然樹倒，意味緣已盡。緣盡了還種什么呢？就算再植，也種不回那逝去的緣了，也沒有了那份情感。」我有空沒空，就細心玩味父親的話。慢慢地，我發覺，那不單是一棵樹，那更是恒古永存的族樹，每一族每一人都有一株。我的，由祖母一代傳給爸，爸傳給我，我呢，再傳給我的孩子。就這樣，生生世世，親倫不絕地傳「老吾老」、「幼吾幼」的固有傳統不斷的受啓發、衍生不息。是故，祖母愛我，我想念祖母；一棵樹，會永遠地活在我心，會永遠的長青不凋。族樹不倒，是的，它永遠不會倒；從倫常中我尋求托依：。。。

那一條街叫海唇街

逸蝶

那是一條街，兩排相對整齊的店屋如守著城門的守衛，在陽光和雨水交替下，互讀著彼此漸模糊的倦容。

青山雄踞在街的一端，綠水盤繞在另一端。記憶的開始，那猶如三四十年代黑白片的幻覺總是猛然湧進我的胸臆，讓我在店屋斑駁暗淡的色彩間想起歷史，想起那年代的悲樂。

街本是百多年前叫不出名字的小徑，抑或只是過路人重重疊疊腳步下展出一些卑微面孔的角色，讓橡樹的枯葉覆又掩蓋它掙扎的身軀，百年來就以一種固執的狀態，明暗曲折中識得身份，開始把名字嵌在每一個有心人的嘴邊。

它直直瘦瘦的身子，貫接著店屋與店屋之間伸展的小巷，緊緊著互相廝守的情愫，如葉的脈絡，每一條都是一個典故，一個花季。

看著小鎮的每一吋成長，關於歡樂與哀愁。已是不斷的情感，這街，祖先走過，童年走過，單調的縱橫，拼湊出綿綿的回憶，於心不褪。

整條街像是鎖上唯一的心臟，彷彿聽得出它溫暖厚實的心跳，澎湃的敲擊著，呼喚離鄉的遊子，不忘歸來。

街頭是福安亭的屹立，守著善男信女的虔誠崇教，聆聽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的每個許願，廟里香火裊裊上升，企圖織每個生命中的圓。

街屋是聖芳濟小學在山坡上的伏視，莘莘學子每個上課的日子里，在街的心臟熙來攘往，等待每一個萌芽成長的日子。

清晨的街，霧未散盡露猶寒，沁涼的風湧動著，洗滌著塵氣，腳車平和的咿呀著，踏響著每顆碎石的喜悅。

街在響午是隻午睡的蛇，驕熱的陽光喚不起它那慵懶的倦態，風有時跌跌撞撞的愛撫著它，捲起塵埃，隱約的要透進五腳基前的遮陽帆布，企圖一窺里面上演的

人生戲齣。

入夜以後，街在燈的烘襯下，亮出恍恍惚惚的美感，在暗與亮相映中，湧起一種遠視淒迷，近貼陌生的感覺。

此刻的街，總叫人冥思許多，包括虛無、存在、今生、來世。在星月輝映下的小鎮，陪著一條街的無言，當年的滄桑史，就這麼不經意的唱起。

街，看盡人情冷暖世事酸辛。

異鄉的遊子，記憶中，那條街叫海唇街。



四月晴空的風吟

黑岩

繪有孫悟空嘴臉的風箏，在迷濛中將春的北京帶來，萬里晴空，風箏點點，令人讚嘆那廣闊古老廣場上，集滿人群，放著風箏，喜悅寫在他們笑怡的風吟中。不過那已是早期的陳年舊事，是我們年少時看到中法合制的兒童電影「風箏」的故事情節。

四月的晴空依舊，缺乏了風箏的染點，而顯得格外藍，使人感到迷惘和失落，本是風箏騰云翻霧的季節，但孩子們的童年到那兒去？

記得多年前，在我們居住店屋樓頂，何時來了一群少年，吱吱喳喳，在屋尖頂上牽著細線，仰望藍天，雙眼直視飛翔於空中風箏。時而爭執，時而推讓，夾汗流

著在烈日下，然後追逐，緊緊地追隨那斷線的空中寵兒，把人家的屋頂給踐踏而破了一個大洞天，驚慌了屋內的人。更糟的是一年幼跟隨者，在互相推讓追逐中，倒退中跌下了屋中天井，引起了救傷車的鳴叫，引起一陣子的騷動。自此以後，屋頂上再也聽不到少年腳步的奔跑，寂靜又控制了天台。屋主也把通上屋頂天台的鐵門鎖住，而來自屋頂的叫喊也在修補之後而消失，就是在這藍空的四月。

年少時期，對於浮飄藍空風箏，有著強烈的感受。只是家里始終認為這是野孩子的玩意兒，一向嚴厲禁止，根本沒有參與的機會。偶而於下午時分的廣地上，總是看到群集一些年少小孩，分群而集，人馬界限分明，各人手中各握細細線，繫於圓罐子，線端綁於空中飛翔的寵兒，於空中互相斗割，各不相讓地嘶喊，震撼了劇跳的心房。被割斷線風箏，隨風逐漸飄落，遠遠地不論任何角落，總是引起一陣奔跑。穿過煩忙的人群，車輛奔馳的馬路虎口，不論風箏落到任何角落，總引起一陣劇烈的騷動。因為敗落落地風箏，落至任何人手中，就是誰的財產，別人不得有異議，這不成文的規定，在那一場風箏爭執的風波，卻是受到嚴厲的執行。

年幼的我們，沒有資格玩風箏，因為我們都有被「包吃」的份兒。只要我們的

風箏一飛冲天，便有被割斷的命運追遂。因為年大的孩子，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總是兇巴不得碰，而他們以牛皮膠參玻璃製成的「加查」，總比人強而拳頭也比人硬。因此母親時常細心地嘮叨，放學直直回家，不要跟那些孩子去野，否則有被打斷狗腿的威脅。因此每當放學當兒，望著那些飛翔在自由藍天的紙鳶，東翻西滾，忽上忽下，真是令人感到喜愛又恨，只是母親的耳語使我不得越過雷池半步。

風箏的季節，就喜愛往外祖母那兒跑。表哥他們，個個都是心靈手巧，能做誘人多姿多彩風箏的好手，於空中飄蕩，絢麗繽紛，也染紅了我們童年時光。而他們所居住的芭場地帶也比較單純，鄉村的孩子，彼此間也沒發生風箏相割或毆斗事件。

但年幼的我們到那里，也只能幫他們捆線，做他們的幫手，至到他們滿意也叫我們拉一拉那富有彈性的細線，過過癮。

當時舅母的養母，雖是穿紗籠，口咬「老葉」的馬蘭諾人，卻能操那走音的福建話，卻非常疼愛我們，每次還通風報訊舅舅歸來的行蹤，而舅母卻每天泡於妯娌「四色」紙牌，那有心情管教家中的孩子，而把家中一切事務交於我們稱爲「姆姆

」的養母。

姆姆心地善良，雖然口中嘮叨，只是她最不喜歡看到風箏尾留下長巴，她說那長尾巴能把天病（即天空的疾病）苦痛帶到凡間。這也許是馬蘭諾人的「幫當」。

總之，她那娘惹一身打扮嘮叨樣子，在我們童年時光留下不少難忘的迴響。

本來她與舅母相依為命，當舅母嫁過來才不過十四歲的小女孩。她也順之來女婿家當岳母的女僕。就是不知為何，她總是與那長不大的女兒一向相處不好，時吵時鬧，不過她對出世後的表哥卻非常疼愛。她總是想盡辦法把表哥的風箏藏在最好安全的屋腳下，晚飯總等表哥回來把最好的菜餚留給表哥。

隨著時光流逝，表哥不但沒把書唸好，還終日浪蕩街頭，遊手好閒，舅母依舊沉迷在她那繽紛「四色」牌中，舅父仍舊晨出晚歸，那管得了家中雞犬不寧。

也許受到母親和姆姆的寵壞，長大後的表哥對年老的姆姆並不關懷。隨著父母的早逝，在姆姆年老時，另搭一小亞答屋，三餐時有時無，幾乎讓她自生自滅，也草草地結束了一生。

每次看到四月的晴空，心中不免淡淡憶起那年老慈祥的馬蘭諾老姆姆，畢竟那

一段風箏點綴的晴空，令我懷傷，惘然與失落。那逝去的時光唯有在夜半的夢魘偶而尋至。



第三輯

小說

荒山月冷

黑岩

你臉色蒼白，是不是因為倦于攀登天空，注視地面孤苦伶仃不斷流浪在身世不相同羣星之間。

雪萊「給月亮」

(一)

舞台上的燈光漸漸亮起，一群天真純潔少女，在音樂的旋律下翩翩起舞。台上的觀眾也由於舞蹈清淅純情的畫面頓時鴉雀無聲，那是學校遊藝晚會的壓軸戲，也是最精彩的節目「秋詩篇」。歌曲雖是劉家昌所唱的流行聲帶，但舞姿卻由學校同學所編排，節目雖不精彩，但也足使同鄉父老觀眾嘆為觀止。

那晚，阿月也與其他家長一樣坐在擠滿人頭的學校禮堂欣賞女兒的舞台演出。

她伸盡了頭，看得出神眼里擠出了淚水，不知是喜是憂。

舞台上的楚楚，彷彿是她少女時代的翻版。

那時她像花俏的孔雀，踏著未乾的清晨露水，迎著朝陽，展開彩屏莊嚴地舞著，舞到得意之處，渾身一抖，每根領子都嘖嘖顫顫，迎面而視，卻是銀湖那深情款款的凝視，那令人難忘的神情，是在向自己傾訴心中的思慕，啊綠黛年華的十八歲……

正如雪萊詩篇：音樂，當那柔和的聲音消逝，仍然輕輕地盪漾在記憶里。芬芳，當那甜美的紫羅蘭凋謝了，仍然遺留在陶醉的感覺里。……

至到觀眾的熱烈掌聲響起她才暮然驚醒，回到現實，原來演員在向觀眾鞠躬謝幕，節目已演完。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女兒楚楚早已疲倦不堪，浸入夢鄉，望著她那還抹不淨的臉兒，還是那麼稚氣，而臥房也輕輕傳來家盛的夢囈，促使她那靜止已久的心湖，又漾起陣陣漣漪。

夜越深，越是輾轉難眠，往事倒轉，時光倒流。

(11)

「阿月，你記得嗎？黃紀華，他來到小鎮小學當老師了。」

有日，在吃中飯時刻，銀湖向阿月提起這個名字，在阿月心目中，對黃紀華倒沒有特殊印象，因為當時學校一千多個同學，誰的記性这么好，能記住每個人的面貌和姓名。

阿月，搖著頭，表示不記得此人，而銀湖卻滔滔不絕地說：「喏，他就是我們班上的級長，功課一向很棒，在學校是很突出，每個學校的活動都少不了他：。」

此時，阿月才依稀記得，黃紀華，人瘦而高，戴副近視眼鏡，生得暫白，有點神經兮兮，不過在一次學校遊藝晚會，想不到他還在台上，在衆多觀眾之前，以明朗有力的聲量，朗讀高爾基著名的詩歌「海燕」不正是他嗎？

黃紀華到這沿海小鎮學校執教，阿月沒有見過他，但從其他鄉親的言談中，使到她對黃紀華的印象從含糊中感到明朗。

「總之，學校自從黃紀華來，在他與校長領導下，學校行政處理得有條不紊，學生成績也天天進步。……」

深夜，阿月在迷濛睡夢中，似乎看到屋里煤燈還亮著，背向著她的銀湖似乎在煤油燈下，身穿短褲，赤著上身的背影，是那麼熟悉，正在挑燈夜讀。

這不是常有的現象，因為阿月自從離校嫁給銀湖，從來沒有看過他在夜間閱書的情景，有嗎？只有到鎮上小店看看報紙的人卦新聞罷了。

當阿月起身緊靠銀湖身旁，叫他早點休息，明天還要早起到椰園，把椰子運到小鎮，銀湖隨身即抱緊阿月那豐滿的軀體，親暱吻著她時，阿月側目一瞧，桌上正散放兩三本厚厚的黃頁書本。

「是黃紀華借給我，他的書好多啊，他還說，爲了迎接新的戰鬥生涯，不充實自己是不行……」說著銀湖突然轉了話題，對阿月說：「你覺得黃紀華的人怎樣……。」

「早上見過他，沒有什麼呵……。」阿月擁在銀湖溫暖的懷中，突然想起早上在家盛店中見過黃紀華的情景，還有家盛那股令人費解的眼神，難道自己多心，阿月有點心不在焉地應著眼前的銀湖，而銀湖那貪婪的嘴，早已吻到阿月透不過氣，陶醉在夜的漆黑中。

「晚上、他還自動在學校替學生補習……。」

「那天下午，黃老師還帶領學生把校園的雜草除到一根不留……。」

阿月，在銀湖口中，在赴海口小鎮途中，都聽到片片斷斷的傳言，彷彿黃紀華的形象，越來越大，而他的出現卻在鄉區引起一陣不凡的騷動。

至到有一天，阿月獨自到顏家盛店中買日常用品，見顏家盛正與一陌生人投機交談。

第七感告訴她眼前人正是黃紀華了，家盛在售賣用品的當兒順便介紹阿月說：「黃紀華，我們學校新來的老師……。」

阿月一瞧，黃紀華雖是熱忱有力地握著阿月的小手，那閃亮的眼光，似乎隱藏著淡淡的憂郁。

但他還是熱忱地對阿月說：「我就是銀湖的同學……。」

看來黃紀華早已熟習阿月了，從家盛和銀湖的交談中。

阿月早起，已煮好飯，熱忱地等著丈夫，而銀湖還抱著睡枕甜睡。瞧在阿月眼里，是何等的純潔親切而情不自禁輕吻他的面頰時，在床頭地板上，還散亂昨夜夜讀著的書本。

阿月，遂一拾起映在眼里，除了「鋼鐵是怎樣鍊成」及「新兒女英雄傳」兩本文學讀物，其他兩本「辯證唯物論」和「社會發展史」則是她在地上撿起不知所云的讀物，是那麼深奧難懂。

從此，銀湖生活圈子，除了家盛之外，還擠進了黃紀華的影子。

從此，銀湖的生活似忙了起來，白天他照舊在椰園工作，夜晚匆忙吃了晚飯，便到鎮上，深夜，深夜才回。

從此，銀湖的性格，逐漸改變，變沉默寡言，一人獨愛深思。

他再也不到屋旁小溪嬉戲遊泳，有時椰園回來，叭了兩口飯便匆匆出去。有時阿月睡到半夜，枕邊還是空蕩無人。第二天看他那欲爭不開的雙眼，阿月忍不住講了他一句，他不是沉默不睬，就是大動肝火，發了一陣從沒有過的脾氣，過後又懊悔抱著阿月直說抱歉，卻又是那麼誠心。

這不尋常的現象，阿月似乎感到一陣風暴將掃過這小鎮，這椰園這荒山……

有天下午，阿月到鎮上採購日常用品，店里有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阿月似乎聽到昨晚有一隊帶槍人馬，曾到學校宿舍，取回大批書籍，有人說黃紀華被他們帶走，又有人說黃紀華早已聽到風聲躲到那里去。總之，衆說紛紛，混亂得很。反正一切都發生在昨晚深夜，有誰清楚，也沒有目睹，總之，黃老師失蹤的不明不白，而學校卻又在假期中，下學期他會再來執教嗎？沒有人知道。

家盛的神情有些頹喪，烏黑的臉顯得沉默，往日一見阿月便熱忱的招呼也沒有

鎮上似乎變了樣，六點天還沒黑大家爭著關店門，彷彿大禍臨頭，七點不到，街上早已空蕩，只有幾隻野狗在那里蕩。

銀湖顯得更尋常，晚飯呷了兩口，整個人像生病似的躺在床上。早在下午，阿月就發現他從椰園回來，把桌上的幾本舊黃厚書本，還有一些紙張，像筆記類的手抄，焚於阿月煮飯的火堆中，那一夜他們睡得特別早，在幽黑的

臥房，只有暗淡的月光，從窗戶外照射到床頭，阿月彷彿在朦朧的月光下，看到銀湖的雙目炯炯有神，並沒睡著，他擁著阿月，一夜不言，當阿月問起黃紀華的行蹤，他也苦笑推說不知，忽然阿月感到也許不幸之事必將發生在銀湖身上，她緊抱著銀湖好似怕他將在這漆黑中消失。

早上，銀湖並沒到椰園去，連到鎮上看報的閒情也沒有，自從學校發生事故後，大家也杯弓蛇影，疑神疑鬼而影響了各人的心情。

也就在這時，阿月感到心口有些悶氣，口水直流，再過一星期，更感到頭暈欲吐，生理變化的敏感，直覺告訴她，她有喜了。

當銀湖聽到這個喜訊高興地把阿月擁著歡呼，只那么一剎那，他又冷靜下來整個人陷入苦惱的深淵，臉色顯得蒼白，額上露出汗水斑斑。

阿月憑著與銀湖相處一段時日，直覺上感到銀湖心中隱藏著擔心和憂慮，無論如何，若是他沒有將心中向妻子表白，阿月問也是白問。

過了一段相當時日，彷彿一切歸於太平，學校照舊上課，只是換了一位新的老師，代替了空缺，而學生隨著家長搬遷到市區而減少，鄉村顯得空前沉悶和寂靜。

(四)

「銀湖、銀湖……你到那里去？」阿月歇斯地里地喊著。沒有人能答覆她，銀湖到那里去。

家盛感到口乾，眼見哭成淚人的阿月，懷著胎兒，走樣的身裁，尋找丈夫的下落，村里的人都在搖頭嘆氣。

阿月淚乾，眼腫了，銀湖行蹤依然毫無下文。

正是阿月臨盆的時刻，躺在醫院，似乎忘了肚痛，口中依舊唸著丈夫的名字：「銀湖，你到那去？……」

眼見可憐的女兒，出世就沒有見到爸爸一眼，多么可憐，天呵，怎么這麼不公平，銀湖你也太狠心，不告而別，連條字訊都沒有。

楚楚，在這生中就這麼可憐，楚楚，楚楚的名字就描繪了她出生的情景。

三個月來，從楚楚出世，從家里到醫院，從醫院到家里，一切都是家盛的安排，井井有條。阿月心中感激，在她那艱難的歲月，心灰意冷的日子，銀湖若沒有家盛這麼真摯的情誼，家中小女人的處境，早已不堪設想。

對家盛而言，這也許那情的火陷，在他心靈深處完全沒有熄滅，但他決不使阿月感到不安，決不將悲傷和痛苦帶給她，他曾默默地，沒有希望地愛過她，難道是命運的安排。

憂郁的心情長期困著阿月，使她感到脆弱消沉，往日甜蜜的日子好以在昨日。

(五)

「吃飯了……。」

阿月向著窗外喊著，望著正在舉刀劈柴，赤著肌肉結實炭黑軀體的銀湖。

銀湖聽妻子清晰響亮的叫聲，露出潔白的雙排牙齒，望著心愛的妻子，額上，肩上淌著汗水，會心一笑。

銀湖明朗的性格和清秀的阿月，在旁人看來是多久登對的小夫妻。那年阿月初中畢業後，便隨著銀湖來到沿海地區銀湖老家，築起愛的小巢。

阿月比銀湖小兩歲，當銀湖從海外到市區唸華文高二的時候，家里的母親忽然病逝而輟學，便隻身回來料理家園。

銀湖二歲便失父親，而家里一片大椰園還是守寡的老母胼手胝足，一點一滴存蓄買下來，如今一手養大銀湖的慈母撒手歸西，家中椰園的擔子不能不擱在銀湖的肩上。

阿月心目中，銀湖則像大哥般在學校活動中認識，彼此愛護，關心地，愛苗逐漸在他們心中滋長，離校後，長時通信，互訴愛慕之心，終成眷屬，他們的愛情不在花前月下，而在彼此平凡愛慕中促成。

椰園十六依甲，從市區乘船來到小鎮，還要步行四十分鐘勁草小路才能望見他們那破舊的亞答屋，在當時這椰園已算相當靠近未開發的荒山野林了。

但他們卻生活逍遙自在，雖說生活並不豐裕，但一盞小油燈，一張舊破蓆，對一雙沒有野心的小夫妻已算是心滿意足了。

屋旁不遠有條小溪流，溪水清晰見底。銀湖則是喜愛每當日落時分，到溪中游泳自娛，好不自在，而阿月總在那時刻帶了鐵桶汗衣，在那里濯洗，也就情話綿綿，替丈夫擦背，他們之間似乎有談不完生活瑣語，好不令人羨慕。

對阿月而言，她那害羞的心里就是欣賞銀湖那一身結實勻均的肌肉，銀湖也把

穿著的內褲往下一拉，脫給阿月濯洗，而自己脫得精光潛在水中，游來游去。

「小心，你那話兒，」阿月紅著臉嘲笑說：「別給水中小魚吃掉……嘻嘻。」說著吃吃地笑，說時遲，銀湖早以輕快熟練的潛水動作，把嬉笑的阿月一拉，阿月隨即撲通跌入水中，擁在銀湖濕漉漉的懷里引起一陣激情的歡笑，她那緊身的紗籠在掙扎中早已落到腰下，露出豐滿異常的雙乳，震蕩在水花激情中，小溪也隨即添上了春的呼嚕，至到暮色的到來，茅屋后面山腳下的叢林里，在密綠葉中，忽隱忽現，一閃而過喜笑聲，映在林蔭溪中……。

椰園生活雖是簡樸清苦，但日子也一樣飛快而過，而他們椰園所生產的椰子，也要每天顧人用掛著利刀的長竿逐粒採下，集了相當數目，才由海口小鎮集發號的店東小開家盛叫人以小船運到市上售賣。

由於收購椰子，顏家盛便與銀湖夫婦混熟了，價錢也有得商量，反正家盛爲人也隨和，有時工作繁多，他也不計較在銀湖家中吃頓便飯。有時興緻好，他也在小鎮帶了下酒小菜，至到深夜才步行回家。

家盛和銀湖年齡相差不遠，都是廿多歲出頭的人，年輕人在一起話匣一打開便

沒完。當年唸完小學到市區唸中學的時候，他們還是同一條船，開學同去，放假同回。不過家盛家境較好，唸到高中畢業時，本想赴及星洲，進入南大深造。但由於父親年老，店里人手缺乏，而家盛又是顏家的獨子，只好別無選擇回鄉承父業，在當時對家盛而言，那是一場很大的委曲，至使到他心中感到悶悶不樂。

顏家小店是鄉區雜貨小店，除了收集土產，如樹膠、椰乾外，還售賣日常用品，家盛就在那種刻板的生活中心，消磨自己的青春。只有銀湖一家，多少可以帶給他多少心靈的慰藉。

銀湖性格豪爽，不拘小節，與家盛兄弟般的親情。他們有幻想，有抱負，對人生懷著熱烈的企望，只是阿月有時感到有點不自在，就是當她與家盛四目交投時，家盛那不可理解的眼神，萬般秋水，迫人直視，彷彿看得她全身一絲不掛，這也許是女人過於敏感吧，阿月心中自言自語。但銀湖卻好像沒有直覺，唉，反正銀湖平時也沒有投機的朋友，也許是自己多心吧。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日子就過了三年，這些年來鄉區並不平靜，荒山那邊，夜里還聽見槍聲，電光閃閃，直昇機忙碌飛來飛去，小鎮上能走的人都走了。而家盛

的老爸，也在動亂第二年，跟著早去的相好歸西，店里只靠家盛一人頂著，雖不賺大錢，日子也過得平淡、清閒。

本來家盛勸阿月在銀湖離家後放棄椰園，搬到小鎮大家有照顧，阿月就是那麼執著，還是寧願守在銀湖的老家，那里雖然給他留下甜蜜的回憶，只是銀湖一走了之，三年來一點音訊都沒有，真是令人心傷。

而家盛三年來風雨不改來探望阿月，給她在物質和精神上不可缺乏的幫助，銀湖不在，椰園荒蕪，雜草叢生，以阿月一個女流之輩能做些什麼呢？這一切都靠家盛替她請工人鋤野草，採椰子，運到市區售買給椰乾廠。

當楚楚牙牙學語時，家盛還是與以往一樣地買牛奶食品到阿月家里，無形中，家盛填補了銀湖的影子，阿月除了心中感激在動亂中有這樣真摯的朋友外，她還能說些什麼呢？頂多幫他洗些留下的背心、短衣……。

初時家盛還執著不肯，不過看到人家那麼誠意，也不願殺風景，掃人興了。隨著時光的消逝，阿月逐漸忘卻身心的傷而恢復舊日的風采。

村里有人交頭接耳，以異樣的眼光看他們不尋常的關係，但家盛卻也不在乎，因

爲銀湖在臨走的前深夜，曾到家盛店里。

「家盛，爲了人民的理想和願望，我考慮了許久，我走了之後，請你照顧阿月

……。」

「銀湖，」家盛緊握眼前即將別離的摯友說：「你沒看到阿月現在肚里有了你的骨肉，她現在又是單獨一人，難道你忍心……。」

「我不能爲了兒女私情，小資產階級的溫情，而放棄了人民對我的期望……。」銀湖含著淚水瞧了家盛最後一眼：「萬一我有三長兩短，記住你是我銀湖的朋友，請照顧阿月和未出世的孩子，我將不勝感激。」

說完最後別言，銀湖毅然地走了，他走的那么堅強，那么瀟灑，消失在深夜椰林中。

接著隔天，阿月披著散髮來質問他：「你是銀湖的朋友，他走了，走到那里你說，你說呵……。」

家盛心中悲憤地想著別離的昨夜，消失在漆黑椰林的銀湖，口中卻唸唸有詞地說：「我怎么知道銀湖去了那里？」

「銀湖去了那里？我怎么知道……。」阿月淚水已乾，聲已沙啞，面對身穿綠色軍裝執行者的盤問，依舊那一句話。

「銀湖去了那里，我怎么知道……。」

「你是他的老婆，晚上跟他睡覺，你怎么不知道。」依舊是那句冷冷的盤問，刺痛了少婦的心，深深的。

銀湖去了那里？至今還是一個謎。

(六)

冬去春來，南方雖是沒有下雪的季節，但春天依舊降臨人間。楚楚從翻身，學爬到立起直走，第一句牙牙學語叫爸爸，便是面對家盛，使到阿月臉上泛起紅暈，家盛則感到尷尬異常，兩人四目交投，不知如何是好。

家盛不敢妄然異想當楚楚的父親，究竟她還是自己摯友的孩子，阿月是摯友的妻子。朋友妻不可欺，這固執的思想一直困著他，而銀湖又是下落不明，就是生，就是死也有個交代，如此矛盾心情使到家盛陷入痛苦的感情陷阱。

反觀阿月自從在楚楚身上找到了慰藉，以慈母之心貫注到兒女的身，她甚至已忘了銀湖的存在。在這小婦人的心湖中，銀湖的存在與否反而不什麼重要。

悶熱的下午，楚楚到小鎮幼稚園上課去，家盛到阿月椰園收集椰子好叫伙計運到鎮外售賣，自己也趁便探望阿月。

由於久旱不雨，斜陽也顯得刺眼酷熱，汗水流到家盛漉濕單薄外衫，呈現那有些擁腫的軀體，映在耀眼的斜暉上。

阿月探頭開門，手中拿著蕉扇一把，身穿粉紅鬆身半短無袖涼衫，身材顯得豐滿成熟。

滿頭大汗的家盛，進門無意一瞧，她那敏感的胸前部位，異樣突起夏日雙黑葡萄，若隱若現呈在單薄衣內，本是口乾地時刻，卻無意吞了口水。

「進來吧，」阿月盛情望著家盛說：「我到廚房倒杯冷水，還不把上衣外褲脫下，熱得……。」

家盛頓時木納無言，腦中空蕩一片，眼前世界彷彿停頓了下來，而忘了屋外斜陽在背後。

「還不把濕漉漉的衣脫下，看你滿頭汗水，」什麼時候起，阿月對家盛的講話語氣，顯得那么親切體貼，彷彿是對銀湖似的。

待到杯中冷水入肚，家盛赤裸軀體只剩下三角內褲遮住下體，趁阿月把毛巾遞給他時，順勢一拉把阿月擁在懷中，阿月整個人溶解了，在家盛巨大的雙臂中。

抱著眼前的阿月，深吸那發出異性的芳芬，陶醉了，烈火像著了乾柴似的燃燒。阿月也像久旱龜裂焦土的嘴唇，洒下了驟雨般的強吻。良久、良久，一切顯得那么突然，令人應接不暇，一切又顯得那么自然，彼此像有默契似的。

窗外烈日依舊，屋里靜得出奇，待家盛甦醒，眼見地上床散著自己的汗衣，散蓋在阿月那粉紅無袖的涼衫上。

望著阿月躺在身旁，望著自身那熾熱的裸體，一陣內疚，立刻湧上心頭。

似乎無臉面對眼前一切，只能以乾涸的口氣輕輕地喚著「阿月，阿月，我……」接下去本想說我怎么這樣胡來，應怎麼辦？

阿月閉著隻眼，並不理他，眼中細細流著淚水，是恨、是怨、是愛……

總之，一個禮拜之後，家盛再也沒有到來，而阿月再也沒有出現在小鎮上。家盛心中的吊桶，七上八下垂吊於半空，是家盛把一尊他心目中聖潔無比的白玉染上了污點，萬一銀湖回來知道了怎麼辦？

家盛遂漸墮入云雾里，古木無人徑，何處傳來陣陣泉水咽鳴。眼見又是日色冷青松，待看清楚又是初日照空林。曲徑花木香，呵，轉眼一變，又是黑沉沉，一切彷彿倒流到又深又濃的夜色里，呈現又廣又大疊起的巖石，內心發出連連的驚嘆，那是阿月的輕嘆，像在呼喊自己。

「你好，一個知面不知心的朋友，我叫你照顧阿月母子想不到你卻如此……」好一個熟悉的聲音，是銀湖的呻吟，憤怒的叫喊，隨風而至，在耳中響著。

「啊！……你，你聽我解釋，」家盛心中激動的叫喊，在深夜，額上流出了冷汗一把，待他清醒，雙手往自身一摸，原來是一場夢魘。眼前剩下一片黑漆漆的，心中空蕩一片，在滴答的鬧鐘聲，一夜失眠，到天亮。

日子是那麼滯重的流著。每一時刻家盛沉郁的心情，充滿著懊悔和矛盾。阿月不幸，像隻雛兒躲在他那豐滿翅膀底下，只有家盛在憐恤她，懷中的她，讓家盛聞

及她那肌膚散出陣陣的芳香。她眼中的淚，是不幸情感的悲哀，卻鉤起家盛種種瘋狂的狂想。她的淚水就是家盛心靈深處的安慰，那淚水令家盛找到心酸的快樂。

啊，生命衝吧，衝向黑暗，衝向那虛浮的幻影，珍惜這時刻就讓它死心的折磨，家盛對阿月蘊釀已久的情感使他赴上悵然的途徑。

(七)

夜深，椰林界上的大芭，老是聽到狺狺吠聲，一連幾夜都是如此。

起初阿月聽之有點心驚，一連過了幾夜如此，就習慣了。

至到有一晚，睡得半夜，忽然驚聽屋外好似有人在走動，也許是野狗吧，有時芭外野狗也說不定會來到屋腳下，深夜尋食，再不然是山豬，但山豬也恐怕沒有這么大膽。

阿月驚醒之後，也迷糊再睡，在睡夢中，似乎聽到真的有人輕聲在叫：「阿月，阿月……」

再度驚醒，這次傾聽，仍舊有輕聲在叫：「阿月，阿月……」莫非是家盛深

夜來訪，再仔細聽之，好熟悉，多年沒有聽見，是銀湖的聲音，不該是做夢，心中一震。

阿月起身，點起煤油燈往大門口一問：「誰，是誰在外面？……」

「阿月，是我，銀湖呵，快開門，我回來了。」

是銀湖的聲音，怪熟悉，阿月一聽，大著膽子，把門開一條縫，一個滿臉鬍子大漢一閃，閃進門來，來不及叫喊，整個人已擠進來。

「阿月……」是銀湖的叫喊聲，來不及閃避，阿月整個人被銀湖擁在巨大的懷中。

「你怎么回來了……」阿月驚慌地問銀湖。阿月這麼一問，心中立刻感到內疚，這是他的家，他不該回嗎？而銀湖也顧不了這些細節，立刻關上門對阿月說：「我已餓了三天，廚房里還有冷飯嗎？」

待到銀湖坐在廚房，狼吞冷飯的時刻，阿月才在陰暗的煤油燈下看到銀湖真正的面孔，阿月心碎了，淚水浸濕雙眼。

往日英俊的面孔輪廓已消失，換之滿臉鬍子，頭髮奇長，那結實高大的軀體那

里去，眼前已不是往日的銀湖，看到此景此情，又是何苦呢？心酸淚水代替了一切，頓時感到惘然迷惑，好好一個椰林，一個美滿家庭不顧，偏偏去選擇自己不該走的道路，去實現什麼理想……

「孩子呢？我們的孩子，是男是女。」一個可憐的爸爸，連自己親生的骨肉，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阿月內心嘶啞地叫著。

待他看了熟睡的孩子之後，也忘了她叫什麼名字，還是阿月含著淚水告訴他，女兒的名字叫楚楚。

「楚楚……」銀湖的臉上浮起慈父的微笑，輕叫女兒的名字。他轉身，阿月才在陰暗的角落發覺他曳著破腳，是他那跑過無數森林、湖泊留下的痕跡。

進了房里，躺在床上苦惱著，悲憤像暴風雨般在他身內發狂。絕望，痛恨像走馬燈似在他腦里交織著。

但擁有強大忍耐力的他，什麼痛苦都能默忍，他從不把痛苦染給別人，連根眉毛也沒跳動望著跟前的妻子。

「原諒我……」銀湖低聲地喚著愛妻的名字。

「在我心靈的天秤上，擺著兩種愛，一種是對這土地深深的愛，一種對你真摯的愛，但在嚴酷的現實，只允許我選擇一種，偏偏這種愛卻是我生命不可缺少，我只有把愛獻給這土地和人民……。」

這純潔的言語，來自久別的銀湖內心，阿月只有緊緊依偎在銀湖的懷中，情深地在那霧落露水的夜里，望著窗外螢光微弱的朦朧，淚水像雨絲把這久別重逢的情侶，一身打的透濕，直到煤燈油盡，淒淒涼涼的撫著。

這一夜，阿月感到眼前的丈夫，像是悲憤發怒毫無溫柔對她任性的蹂躪，做他的女人，任他解決久旱的飢渴也是一種別無選擇的義務。在呻吟中阿月閉著雙眼不語，心中忽然一震，想及在那悶熱下午的一剎那，不知為什麼總是那麼令人懷念難忘。

凌晨，銀湖走了，臨行擁著阿月久吻不放，最後一句話：「你們母女自己多保重，自己照顧自己……。」

只是那一夜，銀湖走了，消失在椰林，荒山的那一邊，爲了尋求自己的理想，他真的消失在這世界，沒有人能再見到他。

曙光破曉，打開了沉黑的大門，椰園甦醒了，樹葉也在睡夢中揚起頭，被深夜掩蓋的椰林露出了鮮紅的笑靨，林中鳥語清麗婉轉，小溪輕流，黎明的輕柔腳步聲，一切映在阿月眼里卻是迷朦一片。

呵！銀湖，你曾在我的脈管里點燃起情慾之火，難道這就是結局嗎？
真是春山煙欲收，天澹星稀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

(八)

凌晨，銀湖走了，一連而來，晨霧特別濃，罩得椰園迷朦一片，從這一天起，深夜野狗再也不吠，鄉村又寧靜下來。

阿月的心，像那郁馥的疾風，吹拂著椰林，風在顯自己威力連打著椰林，把它們弄得昏沉，搖撼得喘不過氣來。

早上，阿月送楚楚上學買菜回家不久，家盛也領著一班人馬在阿月椰林鋤草，焚燒椰徑，一路來家盛在清理椰園之事，似乎得到阿月的默契。

他們相遇了，「還不把濕漉的衣服脫下，我幫你洗……。」在椰園的草徑路

上，阿月這句話，使家盛半月以來困在心上的石頭落下，本來是有點頹喪的心情，頓時開朗起來。

看來阿月並不計較那天中午發生的事。事實上除了家盛與她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們之間的事情。再說鎮上傳聞已久，到頭來也不新鮮了。

而銀湖那夜深歸之事，阿月更是隻字不提，這是女人的聰明與敏感，家盛也不知。總之，在那不幸的年代，身為女人更不幸，但在時代衝擊中，每個人都學會保護自己以免受到傷害。

(九)

隨著詩里阿曼和談的成功，山里出來了許多人，局勢立即呈現和平曙光，許多鄉區都受到特別的照顧和發展，不久之後小鎮上移居的村民不但搬回，交通大道直通鄉村，真正刺激的鄉區的開拓與發展。

目前小鎮正建造成多間的雙層磚屋商店，家盛的小店已發展成迷你超級市場，而泊油路也直通阿月的椰林，羅里貨車什至可直透那里，運載椰子和貨物。

在家盛的策劃下，往日阿月的茅屋已重建成簡單的獨立磚屋，水電都能通至，往日銀湖喜歡游泳的小溪也長滿野草，因為再也沒有人步及那里濯洗沖涼了。

小鎮已在幾年前也建了大型中學，楚楚再也不像以前的鄉村子女要到遙遠的市區寄宿就讀了。而現在也能乘德士和巴士到遙遠的市區了。小鎮的一間海鮮店，每夜都有市區的人士駕車兜風到那里吃海鮮，更使這沿海的小市鎮添了不少風采。

(十)

經過一段漫長的歲月，楚楚已中學畢業在即，就在這年家盛與阿月到頭人那里註冊成為正式的夫妻。

他們的結合，先是在情感上，在生活中有著彼此的需要，阿月再也不忍心，眼看家盛爲了她母女的如此在等待，再等待什么呢？再說歲月無情流逝，一切承諾，將成為虛無。

他們並沒有舉行盛大的婚禮儀式，只請鎮上三兩知己在阿月家中吃了頓便餐，反正結婚對阿月已是過來人，而對家盛而言，他並不計較，一切只聽阿月吩咐便是。

而在楚楚的心目中，家盛早已是她爸爸，至於銀湖那只是屬於遙遠。從她懂得人世以來，就沒有見過自己生父的一面，在情感上當然以家盛爲重。

爲了尊重阿月的意思，家盛白天在店里料事，夜晚才回椰園那里，雖然阿月所居住的荒山地帶有所改變，但每當夜深人靜，阿月總愛站在院前，遠視那遙遠荒山，孤寂的新月，疏星炯炯，停在嚴淨的天空，顫搖有聲，那是枯枝在微風的嘆氣，在那靜謐的夜空，顫抖而藍，像是滴下孤寂的淚，半山里傳來雞鳴聲，荒山在睡夢中，伸出影一般的胳膊。

家盛也曾在新婚燕爾之夜向她表示過：「只要銀湖回來的一天，我家盛一定退出，讓你們夫妻兒女先團圓。」

阿月聽之心中有些氣憤的說：「難道你當我是你店里的貨品嗎？說退就退。」家盛就是這麼一個老實忠厚的人，事實上，銀湖自從那夜回來，再度告別，也沒有人再聽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爲了辦理楚楚赴澳洲升學的手續，阿月陪著女兒到市區旅行社辦理手續。

在踏進旅行社之門檻時，迎面而來撞著阿月，說聲對不起的一位，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中年人，阿月聽之，聲音好熟悉，好像在那里聽過似的，心中感到有些蹊蹺。

待她坐下，精神一振，那不是從前學校的老師黃紀華嗎？

想到這里，那男士早已走遠，無影無蹤，對她卻毫不認識，待回家過後，她對家盛提及，而家盛卻聽黃紀華吃過一陣加厘飯，早已出來，到國外留學，聽說在一間大企業當行政經理，也許他已忘了鄉村小鎮和往日的一段情誼。

就在阿月與女兒乘德士回家的當兒，由於鄉區路途遙遠，在半路也多載了陌生搭客，坐於前座，看來是司機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見便打開了話匣。

「阿旺，這麼久不見你，若不是今天搭了你的車還不知你走了德士，哈哈：：：。」

司機阿旺的朋友一上車便敘家常，看來他們應是多年別離不見的老朋友。

「唉，別提了。」阿旺嘆了深深一口氣，原來他與陌生的青年當年還是在一間書店當伙計，阿旺年紀比他朋友大，當時書店側面樓上正是職工會所。阿旺無形中

也認識那些整日在樓梯上下的人群，久而久之，先是放工之後到工會看報、唱歌、跳集體舞，後來也參加了他們的學習小組，說是學習文化，因為阿旺感到自己小學程度要在社會混口飯吃，沒有知識文化是不易的。

誰知參加了一陣子，便是六月大風暴的來臨，好似黑浪鼓著雲亂吼，扯碎了阿旺生命的桅杆，生活也迷失至找不到引路的星斗。

當時有人警告阿旺說「再不跑，你就要被捕了，昨天你們的主席一伙人被帶走了。」

阿旺一驚，第二天早上欲開店舖大門的時候，看到幾輛深藍色車停在工會樓下，是否在等著他，再說往日樓上來往的人群早已不見影蹤。阿旺一看，心中暗叫不妙，往後門一溜，遇到往日一起跳集體舞的同伴小李，便與他踏上一開往山芭的渡輪，數天的途步行程，而投奔於深山，昏沉沉的失蹤了。

「幹他媽的，我怎這麼傻，跟他們去山里鬼混。」阿旺說著就一把火。

「那伙人整天爲了逃避野戰部隊的追蹤，一直帶我們往深山跑，不知跑了多遠，過了多少風吹雨淋的日子，連自己在那里都不知道。」

說到這里，阿旺感到最內疚，他們一伙人，只有前面大哥，拿了一把「巴蘭刀」，是他們唯一的武器，其他的人只擁一支深山砍下的木棍，說是遇到敵人便以木棍當武器，一拼了之。

「記得嗎？我們認得那個名叫林麗的小妹。」

阿旺向對方望了一眼又自問自答地說：「就在我們奔波於數月之後，她體弱受不了，實在走不動，他們就把她丟在半途給她幾包乾糧，叫她自己打算，在那么大的深山，那有人影經過，現在在那里都不知道，看來是凶多吉少。」

一言一語聽在阿月母女耳中，也許楚楚沒有什麼感受，因為那痛苦不幸的年代，離他太遠，阿月的情形卻不同了，莫非銀湖進山也是他們一伙，聽著聽著，阿月那久已靜止的心湖，又吹起一陣漣漪。

「唉，那些土人也真是，拿了我們的錢說上市買米，回來還帶野戰部隊。」

阿旺說著自己的遭遇，在阿月聽來是感到心碎憐憫，也許銀湖也參與他們一伙。

「一大伙人進山，我們就死命地跑呵，跑呵……。」阿旺不善編織故事續篇。

，而零碎地敘說。

「最後，受不了飢寒交迫，唯一出路是出山舉著雙手，那時一望自己的遍體早已被蚊蟲叮得不像人樣，背後頸上還吃了一粒子彈，腳板下早已穿洞腐爛……」阿旺始終都沒有拿過槍桿，只是盲目在深山追隨一伙人，他們當中，被人殘殺，砍下人頭拿去領賞，生命在他們之中是那麼賤，但落在別人手上頭顱又另當別論了。

阿旺最後憤慨地說：「跑入深山，身上唯一留下就是那遮著下體一條藍烏的內褲，又破又爛，唉……」

幾時那搭客在半途下車，幾時阿旺結束他那坎坷不平的經歷，阿月在迷濛中一點感覺都沒有，至到德士停止，楚楚在叫：「媽媽，已到家門口了。」

阿月怎么也没想到，在阿旺回憶那段人頭落地悲殘的歲月，其中一人便是銀湖。因爲在那階段，大家都來自不同環境地區，在茫然的逃亡中，誰也沒提及自己家人情況及真正姓名。而阿旺也没想到坐在後座的阿月母女，正是銀湖生前的妻女。不過有人在第二省邊界一小鎮卻看到一伊班椒農，那蒼老多皺紋的面孔，什至

聲調與銀湖一模一樣。他的伊班名字即叫加叻阿納貢，住在遙遠的深山椒園，也曾多次帶妻兒到鎮上買日用品。鎮上雜貨店的老闆，正是當時家盛小鎮就讀的學生，事後他跟人說：「我一看，他的樣貌舉止，明明是銀湖但他卻固執說是自己的名字叫加叻，還操著一口流利的伊班話。」

來了幾次依舊操著伊班口語說：「我不知你講的銀湖是誰，我也不認識阿月 and 家盛。」

後來，再也沒有人看到他的影蹤。是搬移，病逝……，也沒有人知道，不過他那路途遙遠，深山草徑小路，誰也懶得去理，加叻究竟是什么原因消失在鎮上。只是在車上聽到阿旺的那段往事，使阿月感到暈暈，不眠，她想把心中的感受告訴熟睡在身旁的家盛，又看他睡得那么深沉，心中輕湧一陣憐憫，家盛爲了她和楚楚也付了巨大的代價，他不怕世俗眼光，惡毒的流言。老實忠厚的人，他是否也在期待，他那消失已久的朋友，有天突然出現要回他的妻子和女兒。

幾時會有這樣的局面出現，阿月也是茫然無知，誰能預知自己將來命運如何？想著，阿月輕輕起身披著上衣，望著窗外寂靜的椰園，一弦新月正遠掛荒山之

頂。

山依是墨般的黑屹立著，傾向自己，似乎要撲跌下來，而月光卻是那麼微弱，從山頭，順著深深直立的山谷，那清涼的暈圍，疾空而下，好似朦朧的錦匹，在那山邊徐徐掛起。

「阿月，睡吧！夜已深……。」
是家盛醒起溫柔的夢囈，在深夜令人感到格外的親切。
嗚……，深夜的長吠聲，來自荒山那邊，在微弱的月光下。

勾心斗角

林芳

(一)

周辛河放下電話，臉色陰沉，似乎很生氣，他老婆不放心，走過來問他：「是誰打來的電話？」他瞪了老婆一眼，「沒你的事，不用你管！」說完，逕自走出門去，讓老婆楞著站在那兒。

英丹鎮是個小地方，一到晚上，能去的地方少之又少。周辛河喜歡喝啤酒，鎮上那唯一的酒吧倒是他常去的地方。他走進酒吧，震耳欲聾的狄斯可音樂撲面而來。他雖然年過五十，倒也並不排斥這種音樂。要了一大杯啤酒，找個空位子坐下，一邊抽煙一邊喝酒。今晚酒吧一個熟人都沒有，他只好一個人喝悶酒。

想起姐夫從柏都打來的長途電話，他心里就七上八落。這回可真的派人來收拾了，不知道來者是何方神聖。自己以前做了不少假賬，姐夫心知肚明。不管派的是誰，姐夫總會對他交待清楚。到時候那些糊塗賬被他一筆一筆的查出來，自己就會身敗可裂。更糟的是，如果告到法庭里去，難免還要坐牢。想到這里，他背脊上就出了冷汗。

姐夫也真夠狠，不顧親戚的情份。到底我姐姐是你的老婆啊，怎么忍心將我置于死地？不錯，我是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這樣趕盡殺絕，不也是太過份了嗎？

他又想起以前曾打電話向姐姐疏通，要姐姐在老頭兒面前爲他說幾句好話。不管他怎樣低聲下氣，姐姐還是那一句：「你要姐夫放過你，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吃下去的錢都嘔出來，然後你自動辭職。」

他自己算過，這些年來不斷的挪用公司的錢，日積月累的，數目已經高達五萬塊以上。目前他沒法子一次把錢還清，除非是把屋子賣了，否則他絕對拿不出那么多錢。但如果賣了屋子，一家大小又住到哪兒去呢？再說，事情並不是賣屋子、還

錢就能解決得了的。姐姐不是說了嗎？除了還錢，還得辭職。沒有那份工作，也就沒有固定的收入，以後一家人怎么過日子？

事到如今，也沒有別人可以責怪，只怪自己運氣不好。以前總以為姐夫那么有錢，就算他知道我吃掉公司的錢，他大人有大量，頂多挨他罵兩句，事情也就過去了。誰知他竟有個四方腦袋，一分一角的都要計較，而且他還是一只老狐狸，別看他從不會到這兒來視察，對這兒的事卻了若指掌，自己虧空多少，他都心里有數，遇到這樣的姐夫，真是劫數難逃。

(二)

三天之後，總公司派來的人出現在分公司的辦事處裡。周辛河抬頭一看，噫，來的人怎么這麼年輕？

「我叫李旭君。」他朝周辛河伸出手來。

他是坐德士來的。下車之後，自己提著行李走進來。周辛河心想，你來得可真快。老遠的從柏都趕來，也算得是新官上任，從今以後你是上司，我是下屬，你干

嘛不先通知一聲，好讓我到碼頭上去接你？

周辛河的腦筋轉得很快。心想，你這麼笨，連擺架子都不會，我還怕你干什么。但是再看清楚之後，他又覺得不對。這人生得濃眉大眼，頭髮剪得很短，看來很正派。至于年齡，頂多廿八九歲。不是猛龍不過江，遇到這樣的對手，看來以後真會有連場惡戰。

人家初來乍到，不能剛見面就攤牌，雖然來者不善，自己這邊還要做足人情。當下周辛河堆起笑臉，熱情地跟他握手。

談了還不到半小時，李旭君就看出眼前的這個分公司副經理是很厲害的角色，不禁想起丘老板說過的那些話：「他的那張咀，必歷叭腊」的，非常出名。他能夠把方的說成圓的，把死的說成活的。」丘老板沒有說錯，他懂得人情世故，剛坐下就對李旭君以後的生活安排關懷備至，老想把李旭君接到家里去，住在他的客房里。

「那不好，不能那樣打擾你們。」李旭君說，「我想先住旅館，過兩天再找屋子。」

「其實住在我家也是方便的，我家人口不多，不過既然李先生那么客氣，我也不便勉強。你想租屋子，那太容易了。這件事你交給我，保證不出三天，就會有好消息。」

李旭君不置可否。一邊聽他說話，一邊打量他。只見他生得一張馬臉，一對金魚眼，鷹鉤鼻，最怪的是咀里居然還鑲一顆金牙，都什么時代了！

他絕口不提公司的事，李旭君倒也不急。老板說過：「我給你三個月時間，你可以穩扎穩打，一步一步的逼他把賬目交待清楚。一旦有了確實數字，就馬上通知我，由我出面向他追討。」

李旭君一向心直口快，他不怕得罪老板。當時他就曾問過：「既然他是您的妻舅，干嘛不放他一馬，把他辭掉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說，你用人不當，自己也該負一部份責任。

「正因為他是自己人，我才對他寬宏大量，一再給他機會，不管他騙了我多少次，我還是希望有一天他會改過自新。但如果他仍然執迷不悟，」丘老板沉下了臉，「不肯乖乖的把錢還出來，那我就要當他是個毒瘤那樣，一刀下去把他割掉。」

(三)

英丹鎮是個中型市鎮，有四五條大街，一百多間商店，對外靠的是水陸兩路交通。通往其他市鎮的公路大部份還沒有鋪上瀝青，一般人要到外地去都選擇坐船，可以省去顛簸之苦。貨運則水陸均可。輪船和羅里所收的載費不相上下，因此各有各的客戶。

金風運輸公司總辦事處設在柏都。最大的股東是丘老板。這丘老板也的確長袖善舞，他不做獨門生意，除了貨運之外，還開了兩間店賣汽車零件，一間工廠替人復制輪胎。這樣三管齊下，財源滾滾而來，有人估計他個人一年可以淨收一百萬以上。照這樣看來，讓他的妻舅吃掉五六萬塊，其實也是什麼大事，只是他這個人心高氣傲，生平最恨的就是手下的人對他不忠，哪怕是親生兒子，他都要追到你屁滾尿流。

周章河常想，都怪姐姐沒用，老公那么有錢，也不會挖一些出來接濟一下自己這個做弟弟的，害得我盜用公款。如今追究下來可不就凶多吉少了嗎？

他曾多次想到柏都去，親自向姐夫求情，但一拖再拖，到底還是沒去。有時他

會這樣安慰自己：去了一定挨罵，姐夫罵完了也未必回心轉意，自己都五十多歲了，何必自討沒趣？

李旭君來了。第二天，周章河就裝病不去上班。在名份上，李旭君是分公司經理，他來了之後，周辛河應該盡快辦理移交手續，以方便他立即開始工作。周辛河以爲這樣先拖幾天，可以挫挫李旭君的銳氣。

但是他錯了。李旭君雖然年輕，到底曾在總公司做過好幾年，對公司的業務有著豐富的經驗。周辛河打電話向他請病假的時候，他很快就猜出對方是什麼用意。「既然身體不舒服，那你就好好在家休息，等你病好了，我們再談公事。」他這樣對周辛河說。

他並不急著想翻周章河的舊賬。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樹立自己的威信，讓所有的人知道，如今在分公司握有實權的是他，不是周辛河。今天周辛河不來，倒是對他更加有利，趁現在沒人在旁邊礙手礙腳，他正好把幾件應辦的事馬上辦好。

分公司辦事處以前除了周辛河之外，還有一位姓江的女職員。這位江小姐不知

道是剛剛跟男朋友吵了架心情不好呢，還是還別有用心，第一天跟李旭君在一起工作，李旭君就覺得她態度很不好，懶懶散散的，跟總公司的那些女職員比起來，在工作干勁上真有天淵之別。

「江小姐，你是不是跟周先生一樣覺得身體不舒服？」李旭君問她。

「沒有就最好，今天有很多事要辦，如果連你也病倒了，那我就一籌莫展了。」

以前分公司里没有好的制度，很多本來可以交給江小姐處理的工作，都由周辛河一手包辦，而江小姐每天不過寫寫載費單、聽聽電話而已，實在輕鬆得很。

現在不行了。李旭君要她負責收載費，還規定在每天下午三點之前，必須把所有收到的現款和支票全部存入銀行。

對李旭君這樣的安排，江小姐覺得非常吃惊。以前總是周辛河親自收賬，至于他怎樣處理所收到的錢，那就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現在李旭君在沒有預先通知周辛河的情況之下單方面決定由江小姐收賬，這一招實在厲害，等于是截斷了周辛河的財路。

江小姐能到分公司來工作，靠的是她父親跟周辛河的交情。如今周辛河有難，江小姐考慮再三，覺得在情在理都應該先跟他打個招呼。這樣想定之後，當天晚上就親自到周家去，將那件事一五一十的跟周辛河講個清楚。

「河叔，我希望你會明白，這完全是那個李旭君在搞鬼。」江小姐看周辛河不像有病的樣子，也就直話直說。「如果今天你在辦事處就好了，我因為孤掌難鳴，所以不敢向他據理力爭。其實我是個女孩子，要我每天出去拋頭露面，我還不大願意呢。」

周辛河聽了她的話，心里很是懊惱。看來是自己失策，今天如果不裝病，那李旭君在決定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之前，一定會跟他商量。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提出反對的理由，使李旭君不那么容易得逞。現在大局已定，只這麼一個回合，自己就坐失半壁江山，怪誰呢？只怪一時大意。

他那樣楞在那兒，跟他以往那種果斷的作風完全不同。江小姐心想，你不會這樣沒用吧？不得，還得試你一試。

「河叔，你看需要不需要讓我跟他拖一拖，他叫我收賬，我偏不收，看他能把

我怎麼樣？」江小姐說得慷慨激昂，其實她不過在做戲而已。

周辛河當時並沒有看穿她的心事，他很認真的說：「千萬不要那樣做。」

「爲什麼？難道河叔又怕他？」

傻姑娘，河叔現在是泥菩薩過江，如果你也惹他，到時候被他抓住痛腳炒魷魚，那多冤枉？像這樣的話，周辛河當然不會說出口來，說出來就等于拆自己的台。

「金霞，你別管那么多，總之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明天就回去上班，我倒要看看，有我在那兒，他還要些什么花招。」這樣說了之後，周辛河自己心里也舒服得多了。

(四)

第二天，周辛河裝成滿面春風的樣子前去上班。李旭君見了他，面露微笑，「河叔，你没事了吧？怎么不多休息幾天？」

「没事。」周辛河心想，你當然希望我多休息幾天，我偏不讓你如願以償，你已經殺上門來了，我怎能坐以待斃？今天非跟你攤牌不可。

「你來得正好。昨天收到銀行寄來上個月的結單，正想跟你一起把賬對一對。」李旭君揚了揚手里的結單。

周辛河暗自嘆息，這是他無法拒絕的事。今時不比往日，來了這麼一個頂尖上司，提出的是這樣一個合理的要求，想不跟他合作都不行。

結單上的賬目都對過了，李旭君趁勢把用剩的那本支票簿放進自己的抽屜里，然後要求周辛河交出分公司的印章。這一來，以後代表分公司簽發支票的事就完全沒有周辛河的份了。

周辛河心有不甘，交出印章之後，馬上提出收賬的事。「金霞究竟是個女流之輩，讓她出去收賬，萬一在路上被歹徒把錢搶去怎麼辦？」

「小地方哪來的歹徒？」李旭君一句話就把他擋了回去。

「就算是平安無事，我也還是覺得不妥。我是副經理，在這方面照理應該由我爲公司效勞，如果連收賬的事都不讓我做，那我豈不是白拿薪水了嗎？」周辛河擺出一副「看你還有什么話說」的姿態，目不轉眼的看著李旭君。

「對於河叔今後的工作，我這里另有安排。」李旭君胸有竹地說。

「那我倒要洗耳恭聽了。」

「河叔是分公司的一大支柱，今後想請河叔負責爲分公司擴展業務，英丹附近有許多小市鎮，公路四通八達，如果河叔能夠認真的研究一下，一定能爲分公司訂出一套完整的計劃。」

周辛河沒想到他會這一招。照周辛河的估計，分公司只需要一個經理。如今一正一副，其中一個每天只好拍蒼蠅打發時間。他能想出這樣的一個法子來拖住周辛河，周辛河覺得那是他的緩兵之計。

「這件事，我老早就研究過了，我認爲不必開辟什麼新的路線，因爲根本無利可圖。」周辛河想一下子把這個責任推掉。

「是否無利可圖，我看應該由總公司決定。」李旭君不肯讓步，「這樣好不好？我給你一個月時間，你盡量收集資料，然後做成報告。如果需要到各地去做實地調查，所有的費用可以報公賬。」

周辛河到底不習慣這樣被人支使，心中很自然的生出抗拒感，想也不想就脫口而出，「這是我姐夫的意思？」

「是的。」

其實李旭君是在假傳聖旨，但他算定周辛河不敢去找丘老板証實這件事，因此就回答得非常干脆。

周辛河暗罵自己怎么這樣沉不住氣，問了這樣笨的一個問題，這等于把子彈遞給李旭君，好讓他對准自己開槍。太笨了，真想自己敲自己的腦袋。

兵敗如山倒，周辛河失去的還不止這些，他好像中了邪那樣，迷迷糊糊的，李旭君要什麼，他就給什麼，所有的文件夾，所有的賬本，加上鐵櫥的鎖匙，全都被李旭君拿去了，以後他將是有名無實的副經理。

對公司來說，他已經無足輕重，但這並不表示從此他可安枕無憂。賬本交出去之後，人家很快就查出他犯罪的証據，他的麻煩剛剛開始。

(五)

英丹有一個地方，名義上是俱樂部，實際上人們到這兒來只爲了賭博。以前每逢周末，周辛河一定帶足賭本在這兒跟人賭撲克。但現在不行了，他再沒有機會碰

公司的錢，更別說佔爲己有了。以前他可以在一天之內賭輸一兩百塊而面不改色。現在他只能望門興嘆，連踏進去的勇氣都沒有。他知道一進去遇見以前的那些賭友，他們非拉他賭上一手不可。他如今阮囊羞澀，只要連輸三鋪，身上的錢就會輸得一千二淨。

他又不能待在家里，他不能讓太太問長問短，問他爲什麼不去玩。雖然太太已經知道他在公司吃不開，但太太做夢也想不到情形是那樣嚴重。他要是說出真相，太太一定會跟他大吵大鬧。事情傳出去，那就什麼面子都沒有了。他只好到咖啡店里去隨便跟一些熟人談天，正談得高興，專爲分公司修車的天修車廠的老板楊信天闖了進來。

「老楊，來，坐，喝一杯！」周辛河替他吧椅子拉出來。

「河叔，我正有事找你。」楊信天說了就轉過頭去叫伙計給他來一杯咖啡烏。

「昨天你們那個新來的李經理：：：。」楊信天打開話匣子。

「誰？」周辛河聽他這樣稱呼李旭君，心里酸溜溜的，故意這樣問。

「河叔，你應該知道我說的是誰。」

周辛河知道他帶來的一定不是好消息，也就不作聲，只等他說下去。

「他親自到修車廠找我。」楊信天說，「很詳細的問我過去我們幫你們公司修車的事。」

楊信天粗中有細，以前遇到周辛河去找他，不管多忙，他都會放下工作，熱情地招待客人。周辛河可以想像得出，昨天他見了李旭君，一定也恭敬得不得了。

楊信天說得倒很詳細，他將李旭君所問的問題和他自己怎樣回答的經形一五一十的說出來。本來跟周辛河在一起的熟人聽他們談的是公事，也就起身告辭。那人走了之後，楊信天也剛好說到正題。他壓低聲音，「看來以後我不能再抽回佣給你了。」

以前周辛河跟他勾結，他每次替公司修車，不是把修理費調高，就是把所換的零件的價錢開得很貴。他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他得給周辛河一些甜頭。年長月久的，湊起來也是一很大的數目。

「爲什麼？」周辛河不得不問。

「我看他精明得很，他顯然已經看出我的收費太高，從現在起，他要我在你們

的羅里司機把車子駕過去的時候，先估個價，等司機同意了我的那個價錢，才可以修理。」

周辛河笑逐顏開，「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事，原來只是這樣。沒事，沒事，一切照舊。」

「不行呀，河叔，你們的那些司機沒有一個是容易對付的。」
「你想把回佣都給他們？」

周辛河不相信。但楊信天說沒有，他不能說一定有。他想了一想，「老楊，我教你一個法子，你可以不必管那些司機，一切照舊。如果姓李的問起，你就說那些司機都同意你開的價錢。」

楊信天哈哈大笑：「河叔，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我老實告訴你，照李經理的規定，以後我開的每一張收費單都要先給司機過目，請他們簽名，然後我才領得到錢。」

這一招夠狠，果然是無瑕可擊，周辛河聽了馬上呆若木雞。

(六)

過幾天便是中秋節。過節送禮本是華人的風俗。以前過中秋節，常有人把月餅送上門，所以周家從來不買月餅。

但是人總是勢利的多。現在周辛河在公司里無權無勢，誰還去理他，一個個都把月餅送給李旭君。

李旭君費了好長的時間，用去了不少精神，才整理出一份有關周辛河的報告。丘老板給他的是三個月時間，他必須在中秋節之前就將報告寄到柏都去。他不想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但私下里他覺得周辛河所以會一錯再錯，除了是他自己貪得無厭之外，丘老板實在也應該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丘老板是上一代的事業家，他們受了社會風氣的影響，不願意信任外人，于是在他們的機構里，所有重要職位都由自己去擔任。

丘老板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不肯饒恕他的妻舅。如果別人遇上同樣的事情，都會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親自解決，決不假手于人，因為到底家丑不可外揚。

他不信丘老板跟周辛河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如果說，丘老板真的心狠手辣，

那李旭君相信他所要對付的將是他在生意上的競爭者，而不是像周辛河這樣的自己人。也許是周辛河運氣不好，所以丘老板才拿他開刀，以收殺一儆百之效。除去周辛河，代之以李旭君，這似乎又違反了「用自己人」的原則。想到這裡，李旭君覺得有錢人真不容易了解。

他並不同情周辛河。他知道他的那份報告寄過去，丘老板一定會在短時間內有所行動。周辛河這次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他希望丘老板網開一面，只將周辛河撤職了事，使他免受牢獄之災。李旭君覺得做那份報告是無可避免的事。做完之後，他如釋重負。這時他心里有一種沖動，很想到周家去看看。

他來了這麼久，都不曾親自登門拜訪，這不合人之常情。這一天傍晚，他跟房東借了腳車，帶了兩盒月餅，到周家門外。

他先看到一個約二十歲長得十分漂亮的姑娘在跟一個少年人打羽毛球。那姑娘穿運動衣、運動褲，打得十分認真。他們也沒掛網。實際上他們是在門外的路上打著。有車子經過的時候，就停下來讓路。車子過去了繼續打。李旭君看得出她的球

術並不高明。大概已經打了好一段時間，臉上紅撲撲的，顯得十分可愛。

「請問這是河叔的家嗎？」他推著腳車走過去問那姑娘。

姑娘點點頭，不知道為什麼，她一直笑靨如花。

「河叔在不在？」

姑娘也不回答，轉頭朝家里叫道，「爸！有人找你！」

出來的是一個穿裙的婦女，五十歲左右，頭髮白了一半，李旭君跟這婦女從未見面，但他知道這應該是周太太。看來這周太太很好客，見了李旭君就眉開眼笑的說：「你一定是李先生。」鐵門本來是開著的，她把它開得更大，以示歡迎，「進來，進來。家里亂七八糟的，請李先生別見怪。」

李旭君坐下之後，她很快就端來一杯茶，連珠炮似的在怨自己的女兒，「南茜真是不懂規矩，見了客人還只顧打球，也不來幫我招呼一下。李先生，你是大地方的人，一定覺得我不會管教兒女，其實我也沒少罵她，有時恨起來，真想打她一頓。」說著，自己倒先笑起來。

李旭君心想話都讓你說完了，我還說什麼呢？他環顧四周，只覺得這個家並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華麗，而且真的就如周太太所說，有點亂。

不知道周辛河在那里。那邊周太太一迭聲的在喚著她的女兒。南茜進之後，她說：「你陪李先生坐一會，我去看你爸爸在哪兒？」

「不，我去。」南茜一陣風似的搶先上樓。

周太太看著她的背影，責怪地搖搖頭。

「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李旭君把兩盒月餅交給她。

「李先生，你太客氣了。」她看了看那盒子，「還是在柏都做的，一定很貴吧？」

李旭君含糊地說：「不，不。」

周辛河終於下來了。到底是老油條，盡管對李旭君懷恨在心，臉上卻跟太太一樣的掛著笑容。他跟李旭君東拉西扯的談著。從剛剛過去的第十五屆東南亞運動會談起，一直談到華人慶祝中秋節的各種習俗，就像兩個好朋友在促膝談心。

周太太聽了半天，忍不住插嘴，「李先生，你怎么没把太太帶來讓我認識？」

其實她早就知道李旭君沒有太太。

「我還沒有結婚。」李旭君說。

「女朋友總該有一個吧？」

「也沒有。」

「經理，你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問嗎？」周辛河湊趣地說。

「不知道。」

「她想跟你做媒。」說完哈哈大笑。

李旭君乘船回柏都去過中秋節，順便也去見見丘老板。丘老板說：「我看過了你的那份報告，你替我傳話給他，叫他親自到柏都來見我，如果他不來，休怪我不客氣。」

在英丹，周辛河知道這次真的躲不開，把心一橫，「見就見吧，明天我就去見他。」

那天晚上，周太太在身邊嘮嘮叨叨地說：「我看那姓李的也還知情識趣，我們家南茜如今也大了，不如讓他們倆做個朋友，將來如果兩情相悅，就讓他們結婚，

他一旦做了我們的女婿，就不致于再挖你的丑事了。」

周辛河心想，「你真是一廂情願，盡打如意算盤。」他長嘆一聲，慘然地說，「遲了，已經太遲了！」

他去了一趟柏都回來，盡管心里多么不情願，還是不得不放風聲出去打算把屋子賣掉，想起今後生活全無著落，不禁黯然神傷。



玫瑰花季

鑽石子

「Welcome Sir，」婁蘇躬身。他的燕尾禮服是請大師傅按尺寸裁剪的，就像蛋膜一樣貼身，人和衣服一般自在，十分能展示俐落的立體美。而婁蘇卻發覺自己的一句話乾澀的掛在空中，竟是一反平日，拘謹得很。是因為這個外國人的：：：神色嗎？那只是拉開厚重的玻璃門讓客人進來時一溜閃的陽光下的印象——他總是一開門就低著頭躬身的——客人是一名外國男子，他倒是確認無誤，只是一時辨不清五官，只看出他把眉頭按得很低，神情沉甸甸的，跟酒店、玻璃門、陽光和婁蘇自己亮麗的心情就像犯了沖一樣，使得婁蘇突然侷促起來，一切輕快的聲音——即使是職業性的——都格格不入。

外國客人輕輕走動起來，婁蘇背著手隔了幾步跟隨著，這才抬眼瞧個仔細。這外國人有六尺多高吧，背裡望去身材高瘦，西裝是那種重得扶不起，全沉澱下來的灰色。待他在餐廳的落地窗前坐下時，婁蘇有點驚訝的發現這外國人的頭髮是跡近全黑的深褐色，一絡絡捲曲著，有點孩子氣，把他稍微狹長的臉襯托得短些，眉毛這時聚攏在一塊，顯得很濃——平時應該是長而未梢散亂，外國人的眉毛既使用中國墨濡沐也養不出秀氣，他們有的是Marlboro的豪邁——沒有拉上簾紗的落地窗前日光炳燁，他的眼瞳是藍色的。婁蘇也發現他外衣的扣子全都扣上，袖子也沒捲著，異常的端莊凝重。

那外國人這時抬起頭來，像是很突然的輕聲說道：「Tea, please,」語末微微揚起，像在徵詢婁蘇的意見。婁蘇微笑著退下——外國客人的禮貌總是令華籍侍者不安，覺得自己的服務永遠不夠週到；婁蘇現在更是著了急似的往廚房裡轉，到了他托著鋁盤子，把茶端到客人面前的時候，他才覺得沒有虧欠了那一個揚起的語音。

那外國客人卻還是挖搭地蹙蹙著眉頭，喃喃道了聲謝。他把手指按在杯耳上，

沿著弧線上下摩拭了一會，才把杯子提了起來；茶色盪漾，那客人突然又開口，斬釘截鐵的說：

「這茶很香，像茉莉花。」

哎——是四聲華語呢，婁蘇眨了一下眼睛。杯上熱氣氤氳，婁蘇彷彿看見那外國人眼中的藍色淡去，快樂的青色不斷泛起，待那霧氣且隱褪，那外國人眉宇之間已經出奇的舒坦，整個的神情嘩然活潑起來——是中國話的魅力嗎？還是茶香的魅力？

「我的中國話是朋友教我的。」那外國人快活的說——不是茶香，不是中國話，是他的朋友，婁蘇想。他讀四聲調讀得十分好，教他的人一定是個人物——那外國人又拿眼瞄了一下婁蘇身後，這才湊著杯子喝了口茶。

「您的朋友要來嗎？」婁蘇細心的問。

那外國客人執著杯子的手陡然一動，指節招白了，他又一次瞅了婁蘇身後一眼，然後定眼望著婁蘇，眼裡的藍色迅速無比的重新冒出，就像 Anchor Beer 的泡沫。

「他來了。」他微笑，卻像無聲的嘆了口氣。婁蘇不由自主的轉身，首先看到的是一團豐艷的色彩，在玻璃門被推開來溜閃的陽光下滴溜溜流轉，炫得婁蘇眯起了眼，那陽光已落實下來，枕在一個很年輕的中國男子肩上，原來那色彩是他織棉毛衫上的圖案。那圖案說不上格式，只像一盤油畫顏料撥成一堆，搗在一起，還像活的一樣，教人瞠目結舌。那中國男子眉目分明，額頭寬圓，鼻子挺直，看去活生生是個水靈水秀的畫中人物。這時他朝婁蘇方向走來，直衝著那外國人笑，露著門牙，皺著鼻頭，卻還是氣質豐盈，真不枉「從頭望到腳，風流往下落；從腳望到頭，風流往上流」形容得貼切。

那外國客人起身拉他坐下，低聲說了一句話，想是問他要喝些什麼。那中國男子搖搖頭，又笑了起來，對著婁蘇說：「我不要茶，謝謝，您給我一杯咖啡。」那外國客人懊惱的說：「這茶很香呢。」他的中國朋友還是笑滋滋，不慌不忙的解說：「我又不是英國人，一定得喝下午茶嗎？」

那外國客人溫和的笑了，婁蘇也側著身子退下。

那天值班後，婁蘇繞了兩條街。在一間文具行裡買了一本記事簿，黑色皮紋封套上燙著一行金字「1990 DIARY」，角位鑲著金屬邊，摸上去涼凍，但久了卻開始燙手。跨出店門趕到巴士站，婁蘇一手抓得那包裝紙索索作響，一手還捏著算找回來的零錢，急匆匆的兩手都汗濕了。

黃昏拖拉得很長，婁蘇有點高興，因為他要轉幾道巴士才回得了他租來的小房間，平素入夜了他才趕回那狹隘的樓梯間摸黑著上樓；吊著的鎢絲燈膽早燒壞了，因為是「公家」的，大家都圖個苟安，當誰也瞧不見，只要沒人摔斷了腳脛骨就好了。不過，現實並不是那麼糟糕的。過兩天婁蘇就調上酒店第二層了，在套房間做專線服務，雖然跟在底層廳裡一樣得「站崗」，隨時要一觸即發，但卻好了許多，最重要是撥了酒店附設的一間員工宿舍。

到了一處轉角，疾駛中的巴士一晃盪，婁蘇撲了向前，啪達一聲才發覺手裡一直抓著的記事簿掉了地。他從來沒興起寫日記的念頭：滿紙寫著自己，誰只要一攤開，豈不是可以把他當玻璃紙一樣盯著，透明而不留餘地？婁蘇不是只防著別人偷窺，他不想的是自己看清楚了自己！這是「掩耳盜鈴」也罷，是「逃避自我的真性

」也罷，不過是心理學上的術語，無血無肉，推得動婁蘇嗎？

巴士站到了，婁蘇下了車。這裡是市環上的平民住宅區，離商業黃金地段很遠，大廈高樓是遠處的不活動佈景，跟這裡平凡簡陋胡亂排列著的矮房子一向是不相往來。婁蘇把記事簿夾在腋下，踢踏著石子路——似乎所有的柏油都倒在市中心的路上——一抬頭，赫然發青蒼的月亮在東邊浮出來了，轉頭一望，西邊的太陽還掙扎著沒落下——好的是，這裡沒有壓壓的鋼筋水泥，沒擋住月亮太亮——一時間，天上兩個大瓷盤，一東一西對照著，就像那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和市郊的矮小樓房相互遙望著，詭異得像兩個世界，教生存在任何一個世界的人都惶然：世界被切成兩半了，住在裡面的人還是完整的嗎？也許失落了一部份自己，卻又找不到「失物招領」的牌子……婁蘇卻覺得他不需要在兩個世界的隙縫裡挖掘自己——婁蘇不是個思想灰色的人，他可以聳一聳肩把一切都甩下去——縱然有時間、有空間，他儘可以挖掘別人，而那些人在太陽下生存，還是在月亮下生存，都一樣可以作為標本。婁蘇不禁好奇，那外國人和他的中國朋友不知道他買記事簿的目的吧，他狡詐的笑了——茶、中國話、咖啡都是活標本需要的養份哪，他想——這時，記事簿在

婁蘇的腋下已經生溫了。

那天晚上，婁蘇挑燈寫了生平第一頁日記：有那外國的 Marboro 眉毛，有那中國男子的靈秀五官，有那外國人的儒雅，有那中國男子的俐巧，卻沒有一個陰魂不散的侍者，和他隱秘不宜的心思。即使婁蘇現在寫了日記，他也不會讓自己沾上標本的世界。

那外國客人和他的中國朋友住進了酒店，是婁蘇買記事簿的那一天。婁蘇早已問清楚了櫃台註冊的同事，廿三、廿五；廿三、廿五，婁蘇唸了二遍，才下決心值班後繞去文具行。廿三、廿五會是在他服務線上兩間套房，兩天後婁蘇調了職，果然沒有錯。

婁蘇第一回值夜班的晚上見到了那中國男子；記事簿裡已空白了幾頁，雪雪沒有墨跡。那中國男子是陡地從轉角衝到走道來——婁蘇在服務台後靠牆的矮沙發上憩息，視線只比檯面高一二公分，他把角落的燈捻得很低，和服務台對正著的走道卻是通宵達旦亮著水晶吊燈，光線華麗得很，婁蘇就像在漆黑的觀眾席上看影子戲

：卑鄙的隱了形看別人現形——他衝了幾步，又陡地停住了（婁蘇拼著氣息）。他身上還著著毛衫，卻是一色單白，像能讓燈光透過一樣單薄，和那日彩色斑斕迥然不同。燈光耀得他臉容發白，再沒有露著門牙皺著鼻頭笑著，卻是一片烏沉沉的抿著嘴、鐵著臉，可不知怎的，沒一撮怒目金鋼的氣勢，倒像一個小孩賭了氣摔破玩具，滿臉的天真，一嘴的驕縱。

「快點回房吧——」那外國人不知什麼時候站在轉角牆邊，低聲央求著；他的西裝一樣的舒適貼身，看去一往的溫文，現在更是沒有辦法似的一味柔和，一句話像搓泥一樣使不上勁道。

那中國男子並不轉頭，想是打定了主意不開口說話。那外國人看了著急，走前一步，又走前一步——哎，他比那中國男子高出許多——然後嘆了口氣：「我就留好了。」

「真的？」那中國男子急急轉身，驚喜的笑了，眉眼一下飛竄起來，像在起跑線上突地躍起。他跑前幾步，猛然攬住那外國人，在他背上歡呼似的拍著。「好啦，好啦，你就這麼高興？」那外國人輕輕把他拉下身來，替他整了整毛衫，手卻停

住了。「我們——真能在這裡住一輩子？」

那中國男子抬起眼來，眸子裡神采懾人——縱然在人工的燈光下也不能讓它看去有一分虛假、一分做作，婁蘇遠遠的就看到，暗裡不禁喝了聲采——他向那外國人直望著，搖了搖頭，才說：「別管……別管……」提起嗓子喊：「別管！」

那外國人的手還留在他身上，怔怔不作聲。鼻翼下的影子也默默的止住不動，婁蘇見不到他的瞳色，是汪汪的兩攤藍色吧，二（三）個人就這樣僵持著。不足五分鐘，婁蘇卻覺得自己的腰挺得漸漸酸了，又怕一斜身子就喀嚓一聲，驚動了人（可是在這酒店套房走道水晶吊燈毛衫西裝服務台看影子戲的侍者的世界裡，沒有聲音總是隱隱的不自在，似乎一切都是幻化的，原本都不存在，直教人心神止不住的恍惚），那中國男子卻先開口了：

「我們是不能面對現實的人，就什么都別管了，好嗎？」

那外國人妥協了，這是婁蘇的判斷。婁蘇是站在理智這邊說的，他開頭就決意要作個不動感情的觀察者。看了影子戲後，他又替那外國人和中國男子寫了幾頁日

記，「洋洋大觀」，因為他連小眉小眼也寫了進去。

三月廿四日

星期六

晴

那人在餐廳裡彈了一首 Love Story，小李說他有大師水準，阿軍托著咖啡還回頭批了一句：「大師？不彈些巴哈蕭邦？」小李皺了一下眉頭，說：「是他朋友的意思，我也好歇一下。」

那中國男子坐在那台黝黑的烏檀木鋼琴邊，沉沉的看著，桌上的咖啡可能是馬天奴。那外國人全神貫注的彈著，低垂著眼皮，睫毛閃著金黃，有時是灰矇矇的一排暗影——不能面對現實的人，就是這樣的嗎？

一曲終罷，有端莊的掌聲在各角響起。那外國人欠了欠身，在那杯馬天奴前坐下，他的中國朋友才給他輕輕撫掌。他卻露出了微笑，兩個人開始切切的談了起來。

三月廿六日

星期一

晴

那中國男子挑著一雙眉毛，斜斜的站著，把背向後靠出欄杆外，指著下面的酒店大堂笑著說話。那外國人直立著，長長的雙手插在大衣的袋子裡，像個聖羅倫斯模特兒的架勢。有一對外國夫婦走過他們身邊，似乎一駐足，猶豫著又走了。那中國男子停住說話，站直身子，扯了外國人一下，兩個人就離開欄杆處，按著箭頭指示「左翼套房間」走去。那中國男子走得有點急，在胡桃木地板的蠟面上促促的留下足音。

(同日)

那外國人獨自來到欄杆邊，兩手托著手肘，凝視著下面大堂，後來又走了。他的大衣還是那種重得扶不起來的灰色。

其實，要寫上這麼兩三段是不容易的，婁蘇常常斷了他們的蹤跡，尤其是值班的時候。可是他還是有一些機會（雖然是稀稀落落的），有時是到餐廳拿員工特餐

，有時是經過大堂、酒吧間、走道，還有看影子戲的那次是在工作崗位上。只要有機會，婁蘇總是不放棄。他在替別人寫日記！

不過，婁蘇有點不安。他是個很現實的人（就像「紅塵有愛」裡說的「比現實更現實」），但是標本的世界是不親切的，虛實難測，是那句「我們是不能面對現實的，就什么都別管了，好嗎？」讓婁蘇在夜深人靜時覺得他白日裡做的一切像夢幻般詭魅。「好嗎？」「好嗎？」……那中國男子的聲音像貼著婁蘇的耳根纏著他……

可是沒關係！不現實在現實前是站不住腳的。婁蘇又希希索索的在日記裡寫了起來，他不會在乎那句「好嗎？」，他會努力的挖掘出標本的現實世界。

婁蘇曲起中指，在「23」的金字下敲了三下，隔著門有人說：「請進。」

婁蘇提了提托盤，兩隻玻璃杯子叮叮的碰擊了一下，馬丁尼裡的檸檬片青黃橙黃的都滑下了，伏特加卻靜靜的不動盪——猜猜誰喝馬丁尼，誰喝伏特加？婁蘇突然起了興致，那中國男子一定是馬丁尼，外國人是伏特加！婁蘇輕輕的扭轉把手，

把門向裡推開。

地毯非常的厚，非常的軟，吃住了人的鞋根，走起來像踹在石洞裡的燕子糞上，沒有什麼異味，所以還是十分舒服。那中國男子跪在矮几前，腳上穿著白襪子，几案上是一盤西洋棋。那外國人坐在沙發上，手裡拎著一顆銀漆馬頭。兩人一齊抬眼，都向婁蘇笑了笑。那中國男子說：「是我們叫的酒呢，把杯子放下來好了，謝謝你。」

婁蘇依言，那人放下棋子，拿起了伏特加（真的是伏特加！），喝了一口。婁蘇向後退了一步，那中國男子卻站了起來，也許是跪久了，一下站得不穩，膝蓋撞到矮几，把馬丁尼撞了下來。玻璃杯子著地滾了一滾，沒有損破，酒卻浸濕了一大處地毯，檸檬片上沾了一些毛絲，散在杯子邊。

「噢，真對不起！」那中國男子急急道歉，沒有注意到他的白襪子被潑出來的酒濺到，那外國站了起來，輕輕把他拉後一步，說道：「小心碎玻璃！」

「沒關係，我再替您拿杯馬丁尼來。」婁蘇說，一面蹲下身拾起玻璃杯子。

「哎，我不想喝了。」那中國男子看著地上的檸檬片皺眉，整了整衣衫，帶著

微微央求的語氣說：「麻煩你先收拾一下，好嗎？」

婁蘇看見兒上亂了的棋盤，和那中國男子稍稍發白的臉色，說道：「沒問題，浴室的儲物櫃裡有吸塵機，我去拿來，一下就好。」

婁蘇在浴室裡找了一會，才看到儲物櫃。櫃門沒有突紐，他用手指撬了好久才把門板開，自己卻莫名的緊張起，只覺得指頭連著掌心都是又滑又膩。他把吸塵機拉出來的時候，電插頭夾在門縫裡，用力一扯，那三角體在冷冷的地磚上摔了一下，婁蘇連忙用手撈了起來。

「沒事。」他心裡說。婁蘇捧起機身，走到浴室門邊，停了下來——暫且不去怎樣？看看沒有人的時候，他的活標本做什么，總要觀察入微嘛。婁蘇悄悄的探出頭。

那中國男子坐在床邊，原來還穿著毛衫，淺藍和灰色的方格子，砌得整整齊齊，笑著，只是沒有出聲。婁蘇隨著他的視線往下看，卻是那外國人正幫著他脫襪子，那外國人還是坐在沙發上，俯低了身遷就角度。那中國男子提起腳，幫著把白襪子拉下，然後站了起來。婁蘇聽見細碎的鈴聲，原來那中國男子還戴著腳鍊，金晃晃

的幼細，平時穿上襪子、套上鞋，響不起來。他走動了兩下，頓了頓腳，鈴聲清脆，他好像十分得意，卻又坐了下來。

「我想喝伏特加。」他說。那外國人正把杯子湊到嘴邊，抬眼看他，瞳色很藍。他把杯子托出，那中國男子就著喝了，他沒有放下杯子，反而接著也喝了，細細的喝了一口——毫不顧忌的喝了一口。

原來這就是他們不能面對現實的原因。

婁蘇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把標本的世界完全挖掘出來了。其實不問自知，他到現在都還不明白他們是不能面對現實，還是徹底就不現實？也許是因為不現實，所以才不能面對現實。婁蘇不能正確無誤的裁決，因為不現實是太感性的東西，他說過不讓自己沾上標本的世界，他是現實的，所以他要保持理性。

可是他還是很同情他們——那外國人和中國男子。不現實是浪漫的、自以為是的，可是太容易被現實擊碎，那時總有人罹難。馬丁尼和伏特加，哪一個能逃生呢？日記還很厚，能讓標本的世界延續下去，婁蘇決定了！現實不現實，他會繼續旁

觀著——還會有變化的。婁蘇有點心驚，膽怯於自己發下的偉言：「努力的挖掘出標本的現實世界。」

標本的世界終於風起雲湧，婁蘇有緣面謁。

那個女子一出現，婁蘇就感覺到現實逼人而來。那外國人和中國男子的世界裡，怎麼容得下一個女子？沒有這個女子，他們還能一輩子糾纏下去，永遠的浪漫下去，永遠的不現實下去，可是，現實還是現實。

那女孩子在套房間的服務台問到婁蘇。她是純中國人吧，瓜子臉細細尖尖，鼻子挺得像荷花枝一樣秀氣，眼睛汪汪的看著婁蘇，長頭髮在肩上捲著，像是很快樂的模樣；她的臉容瑩白，抹了一層白堊似的，粉粉薄薄，底下的血色成了胭脂。婁蘇一下就替她和那中國男子認了親，她和他多像一國的，一樣的清靈嬌嫩。

婁蘇才指了指方向，那中國男子和那外國人就從轉角走了出來，那女子立時看到了。婁蘇看著那兩個男子，那中國男子臉上有點茫然，像和那女子不相識（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身歷險境了！）；那外國人卻是不自覺的笑了，然後臉上才陡地變色

。婁蘇回一看，那女子的視線停留在那中國男子身上，也是一派茫然，稍稍不知所措。原來他配錯了親，那女子卻是和伏特加一國的。

那中國男子正想轉身望去，那外國人拉住了他，走向那瓜子臉女子。

「就是她。」他說。

那女孩子先看了那外國人一眼，笑著伸出手來。那中國男子跟她握手，臉上有種壓抑著的感情，使得他的眸子份外的黑白分明，眉毛像剔亮一樣，異常端凝。婁蘇覺得那是揉合著驚懼的敵意。他想，馬丁尼要被擠出他那「不能面對現實」的殼了。

事情轉變得太快，令婁蘇措手不及。第二天，那外國人就退了房間，決定走了。婁蘇原以為還有一場拉鋸戰，就像那天的影子戲一樣。他一直覺得伏特加有一個大弱點，就是太溫柔、太寵馬丁尼。可是他都錯了。

「您的朋友呢？不跟您一起走嗎？」婁蘇拼命不讓心裡的激動流洩出來。標本逃竄一個了！

那外國人遞過鑰匙的手有點不穩，婁蘇伸手接了下來，濕濕的都是冷汗。

「他太天真了，我沒辦法！」那外國人冒出了胡亂的一句話。那瓜子臉女子這時來了，靜靜的靠近那外國人身邊，對著婁蘇微笑，臉上的胭脂很是嫵媚。那外國人提起箱子，牽著她的手離開。婁蘇聽見她問：

「你的朋友不跟我們一塊嗎？」

「他說不方便。」那外國人溫柔的回答。

「可是我們不會嫌著他啊！」那女孩子說。

原來那瓜子臉女子和那中國男子一樣天真。婁蘇立時明白了伏加特的決定，拉鋸戰是最後的下下之策，可是把所有天真和不太真的人都重重的刮傷。他也終於明白那外國人為什麼總穿著那種重得扶不起來的灰色：伏特加的世界可能是最苦的，因為伏特加最溫柔。

不現實終於被現實擊碎了，婁蘇不知道馬丁尼能不能逃生。他現在覺得現實不現實沒有什麼意義，馬丁尼根本把不現實認作他的現實，他只知道說：「我們是不

能面對現實的，就什么都別管了，好嗎？」馬丁尼永遠不會明白他的現實其實是不現實，無論面不對，不現實都已經被擊碎了。只換來伏特加的一句話：「太天真——」，也許在這最緊要的生死關頭上，馬丁尼已經變成木瓜牛奶，不能瞭解伏特加了。

那中國男子要婁蘇送一瓶酒進去。婁蘇推開門的時候，他背朝外，振筆疾書。婁蘇一進去，他已經把筆放下，那筆卻骨轆一下從桌角跌下來，是一枝金色細長的派克鋼筆，婁蘇看得仔細，那中國男子卻不加理睬，徑自摺起紙來。

「你要的V S O P。」婁蘇說。

「請你等一下。」那中國男子的聲音有點暗啞。他拉開抽屜，取出一個白色信封，背著婁蘇把摺得方方正正的紙放進去，是藍色的信紙。他在寫信給伏特加嗎？「麻煩你把這封信交給我的朋友，好嗎？」他回過頭來，站起身，叮玲玲的一陣細響，他沒有覺得，只是把信平平的向婁蘇遞去。婁蘇看到信封下端端閃閃的金鍊，還有潔白的腳踝。鍊子上繫著一個小圓鈴。

「就是我的外國朋友。我知道他走了，不過他一定會回來的。」那中國男子的

眼睛有點朦朧，就像沐雨中的秀麗山川，婁蘇想起V S O P的廣告詞——魅力凝聚，誰可抗拒。也許沒有了伏特加，馬丁尼的魅力才能投注在別的人事物上，哎，這時說這話不是有點幸災樂禍嗎？可是總好過他一直天真的「不能面對現實」下去。

「他一定會回來的。」那雙眼睛還在婁蘇臉上，婁蘇覺得有點慌亂，為什麼還有信？伏特加沒有讓故事結束嗎？不會的，伏特加不會傷害馬丁尼，他一定不允許藕斷絲連。婁蘇了解伏特加，卻不明白馬丁尼。

婁蘇拿著信退出房間，那中國男子的眼睛還在他身上，教婁蘇直覺得自己在跟最美麗的東西快快訣別。摸一摸信，已經封口了，他剛才沒注意到，也許他也一輩子都不會看到信裡寫些什麼。

第二天傍晚，下了午班，婁蘇回到房裡，寫了最後一頁日記，是最後一頁了，因為那中國男子當天早上自殺死了。婁蘇扭亮桌燈，提著筆桿，抓不牢，只好緊緊握著……

婁蘇比值班時間提早到套房間——標本只剩一個了，他不能不更密切的觀察馬

丁尼。那封信他帶在身上，因為馬丁尼說過伏特加會回來。走道上卻一反平日，嗡嗡的擠著人，有酒店侍者、帶著警棍的保安人員，穿著白色制服面無表情的人……還有酒店高幹人員。婁蘇感到突如其來的惶恐，從他暴露在外的每一個汗孔蠕蠕鑽進去。有人高喊「讓開讓開」，他自然的把背部緊緊貼向牆壁，不敢妄動，然後他就看到有人推著擔架床從一間套房裡出來，保守人員舉起警棍喊：「保持現場！23號封鎖！保持現場！」23號房，婁蘇想起地毯上沾著毛絲的檸檬，23！

真的是馬丁尼。白床單蓋住了整個人體，可是婁蘇看見白布下一角毛衫，他覺得全場都靜了下來，鴉雀無聲，他聽到了細脆的鈴聲，是黃金幼細的歡笑。抵住冷硬硬的牆，婁蘇第一次覺得他也需要個「不能面對現實」的殼，要厚過硬過馬丁尼的……

警察甲問：「他最近有異常行為嗎？」警察乙問：「有沒有留下遺書？」婁蘇回答說不知道（不知道那封信是遺書，婁蘇心裡回答。）警察已自問自答：「……大概是那種自殺不留遺書的人。」警察甲又問：「有人幫他買過鎮靜劑嗎？」所有的人都把頭搖得像擲浪鼓。

婁蘇遙遙的看了現場。藍色的被褥和白色的枕頭都很整齊，沙發旁的矮几上還擺著棋盤，皇帝皇后仕相將軍小兵都嚴守著自己的1吋×1吋方格子，沒有想像中一顆顆的藥丸散在滿地，只看到一瓶V S O P斜靠在沙發上，青黑的磨砂厚玻璃讓婁蘇看不見裡面還贖不贖下那種叫做「香花干邑」的液體。是用酒送藥的吧？

也許像婁蘇這樣標榜現實的人，不該去勘测什麼標本世界，不該去替那麼天真浪漫的人寫日記。如果沒有他，馬丁尼的遺書沒人交傳，會不會就不自殺了呢？真蠢，還研究什麼，標本都滅亡了，他不用再替別人寫日記了。

婁蘇放下筆，從雜物堆裡找出一個紙袋，把日記用膠紙封好，在衣櫃裡翻出衣服來，將紙袋塞在最裡層——這樣就可以把馬丁尼和伏特加封鎖了，也許這也算是「保持現場」吧。他決定全心全意活在現實裡，再不去接觸茶／咖啡／中國話／影子戲／馬丁尼／伏特加／V S O P這些不現實的東西。

可是那封信呢？

因為這封信，婁蘇在一年後還能一眼認出伏特加。他沒有捨棄灰色，灰色也還

沒有捨棄他——一切都像當初。

其實不完全像了。婁蘇已經是領班身份，但他反倒因此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上，還是酒店、餐廳、玻璃門、陽光、還有他亮麗的心情，所以還是十分像當初的，甚至看見伏特加，婁蘇還差點衝了過去，說聲：「Welcome, Sir」，可是畢竟不一樣了，已經有別隻穿著禮服的燕子迎了上去。

再看一眼伏特加，婁蘇就想起了馬丁尼，還有那封信。他捏一下拳頭，好像已經把信抓在手裡了，可是實際上，他卻跑回自己房裡，在檯下摸出被壓著的鑰匙，打開了抽屜，抽起一大疊的紙張，都是些公文、銀行戶口的來往賬單，還有一張複印的身份証，黑白的人頭像瞪著忙亂的婁蘇，久違的那種不現實的感覺又逼近眉睫，婁蘇有一陣恍惚，覺得想嘔吐，卻終於翻出了那封信。

整整一年了，婁蘇把那封信捧在抽屜底，沒把它和日記一起封起，是因為馬丁尼說過伏特加一定會回來；他自己不敢去碰，是因為他再不想沾上不現實。而現在，婁蘇終於把馬丁尼的遺書送到伏特加手上。

「這是一年前和您一起住過這間酒店的中國朋友在您走後留給您的信。」婁蘇

說完，有點氣喘，其實他可以簡短的說：「這是馬丁尼的遺書，請過目。」，但他沒有說，長長的一句話是讓伏特加有時間緩衝他的反應。

伏特加只是一直瞪著婁蘇，眼瞳無以復加的藍，像是都不相信，只有睫毛輕微的閃動著。婁蘇有點迫不及待的解釋：「他說您一定會再回來，託我交給您。」

再回來，真是傻。婁蘇還以為伏特加已經脫離不現實了，所以才能同時脫離馬丁尼。原來還是念念不忘，戀棧於不現實。而結果也還是回來了，還是捨不掉馬丁尼，即使只能追悼一個屍骨已化的精靈。現在給他看一封精靈的信，恐怕根本不是什麼精神打擊，反而讓他更能親暱的舔著不現實，和馬丁尼重新結合。

——伏特加接過了信，顫著手拆開，把藍色的信紙抽了出來，抬眼看了婁蘇一下。婁蘇有點發怔，卻自然的退開，然後才感到一陣憤怒。罷了，讓伏特加不現實下去，日記已經封了，信已經交了，所有伏特加馬丁尼的荒唐，沾不上了！婁蘇扭轉頭，決定不再看伏特加一眼，他要買一自己的現實世界。

可是，婁蘇還是忍不住。

再回頭的時候，日光已經斜了，伏特加已經不在。婁蘇急急趕到桌旁，杯子和茶都不見了，婁蘇才發覺自己的行是無意識的，什麼信能讓伏特加讀一個下午呢？他自然走了。這一次走，真的是什麼都了結了，伏特加不會再出現，馬丁尼也只留下一間有人自殺過的23號房，都了結了。婁蘇居然無法自制的感到不甘心——什麼都了結了，他卻沒看過那封信。

那封信靜靜的躺在牆角的米黃色垃圾箱裡，套著原來的信封，所以白生生的炫目。婁蘇搖一搖頭，直勾勾的隨著。伏特加留下了那封信！

信沒有抬頭，婁蘇心裡莫名的起了個突，好像馬丁尼的那雙眉毛那對眼睛就在紙上，他強自鎖住心神，看了下去。（最後一次接觸伏特加馬丁尼的不現實了，下不為例，沒有關係吧？）

信是用中文寫的，馬丁尼的書法很好，卻有點紊亂，那時他一定已經買了鎮靜劑。

「你說我天真，不肯面對現實，當時我說：『我可以什麼都不管！』其實我心裡很明白，明白我什麼都不能靠，只能靠我的天真！如果我失去天真，站在現實面

前，現實一定會壓碎我的。」

所以我以為我只要能天真，天真的認為我們沒有玷辱軀體，就能讓精神永遠純潔下去。可是我太天真了！你下了決心走的時候，我什么都不覺得，只覺得自己醜陋。天真可以保護我，太天真卻重重的殺傷我！我不能再欺騙自己。

你一定會明白我的。髒了的東西，再怎么珍貴，我都無法再接受，包括我自己的生命。你說不道德是很痛苦的，因為別人的眼光似箭，可以置人於死地，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你的在乎。這樣的話，也只有死亡才能還一切清白。我這樣處理掉自己的生命，才能讓靈魂清潔的脫離肉體，我也不用再忍受自己卑賤的感覺……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痛苦了。我替你付了所有代價，讓你的生命依然能守住完美的道德，永遠沒有痛苦，永遠沒有痛苦。到了最後的一刻，我其實已經放棄天真，但是在你面前，我反而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那時你仍舊以為我不肯面對現實，以為我還受著天真的保護，才放心的走了，對不對？

而事實上，你一走，我就得面對現實了。我只有一個人，它壓得我很辛苦，我只好很快的買了藥。可是你知道嗎？在這最後的時候裡，我什么都不想，因為這樣

，我才發覺到這時是酒店的花季，到處的玫瑰全都開了，很燦爛，很繽紛，就像是一片花海，原來現實裡也有美好的東西！我忍不住又想起你，你一定會回來，我最終的心意你也一定會明白，我還有什么好苛求的呢？到了最後，一切都還可以繼續完美下去，既然如此，我也無他路可走了。

你看了信，就丟掉吧，以後不用再回來了。其實我寫這封信，交不到你手上的話，我也不會遺憾的，因為只要我一死，你一定立即明白我已經把一切都斷了。但是，你還是一定會再回來，對不對？

所以我讓你知道，雖然我被現實壓碎，但是現實裡還有像玫瑰花季這樣美好的東西，你不用去恨它。

只願你永遠快樂，我也就永遠沒有遺憾。」

信沒有署尾。

原來天真的馬丁尼（他真的天真，人哪能永遠快樂呢，連祝福都是天真的童話）到最後終於明白他一直活在不現實中，也不得不面對真正的現實（可以不去面

對的，又那裡是現實；伏特加也終於能甘心的讓一切都了結，因為他可以攜著馬丁尼的祝福真正的脫離不現實。

所有的故事全結束了。

婁蘇應該心滿意足的，他的標本勘測總算是有始有終，可是不知怎的，他隱隱覺得不安。是信裡有點不妥嗎？有一個句子……對，有一個句子讓婁蘇覺得芒刺在背，是哪一句？

——現實裡還有像玫瑰花季這樣美好的東西……

玫瑰花季？那時酒店的玫瑰全開花了嗎？

婁蘇怎么一點都沒注意到？還像

一片花海。這裡四季如春，玫瑰是不依時胡亂開花的吧，可是花開花謝，總是周而復始的事，一年後的今天，是不是花季的節期……

婁蘇把面龐貼向落地窗的玻璃上，日光已斜，外面開始昏暗下來，他有點瘋狂的搜索著。有一簇簇的暗影，還有的在亮處，都是一床床的玫瑰，開著的玫瑰。真的是花季。

一、二、三、四、五……鏡面開始蒙上水氣，像嘩的一聲白濛濛一片散開來

，玫瑰花床變得模糊，婁蘇還是扒在落地窗前，十二床玫瑰，多燦爛，多繽紛。天真而不現實的馬丁尼一接觸現實就看到了花季，可是現實的婁蘇一直活在「現實」中，卻怎麼從來都瞧不到？都視而不見？

難道他居然像自殺前的馬丁尼一樣，把不現實當成自己的「現實」，根本是活在不現實裡？

婁蘇真的不能接受這個現實。



完

獵蝙蝠

金聖

向晚的天空廣闊，是自由的。

自由走動的人，自由飛動的鳥，自由流動的空氣。人在走動，蝙蝠在飛……

這種軀幹和頭部像鼠，又在四肢和尾部之間多出一片皮質的膜的哺乳動物，現在正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飛翔，打轉，盤旋，又不時俯衝，展著剪刀似的雙翼，要把向晚的深邃剪破、戳破、突破。

爲了呼吸自由的空氣，他們都甘願冒著被獵人射殺的危險，那是自由的代價。雖他們視力很弱，靠著自身發出的超聲波，也能在樹林之間飛掠無阻，橫越直

撞。有花果的樹林就少不了牠們。

阿城一個人默默行著。

他腦海裡不時湧現人們殺蝙蝠的場景。活鮮鮮的蝙蝠從鐵籠中用鐵鉤勾出來了，順手木棍叭噠一敲，肝腦塗地了。熟練的剝皮、開肚、濯洗、無頭的蝙蝠紅赤赤的像初生的老鼠仔。阿城今天不是來抓捕蝙蝠，他是來射殺蝙蝠。

他一副稜稜角角的面孔，高高鼓起的觀骨，椒柱似的頸子，下陷的兩頰，額上橫著像刀刻的抬頭紋，細得像枯藤的身子，此刻正用兩隻特大號的眼睛凝視天空。他擦一下下巴青呼呼的鬍茬子，慢拖拖地聳動聳動荷槍的肩膀，眼睛被長睫毛擁簇著像燃著烈火，又骨碌碌地望了望天空。

荷著這把不平凡的獵槍，他越發跋扈，意氣風發起來。說起來還真有一段古，這把獵槍可是布乃在一次意外走火射死人之後，傷心欲絕下給出讓的。本來時價五千元的轉名，阿城只花上一千元就拿到手了。自八年前阿城就用這枝軍管的獵槍東砰砰西砰砰一直砰到現在。

路工務營的食廳他每年都標到，最早是五百元，後來有人見利眼紅，一直有競

爭，今年他用上一千二百元才標到。其實那個食廳是由大老婆阿云全權打理。他只是幫忙採辦貨源，代搞一些人際關係，食廳的裡裡外外他一概不聞不問了。他有事無事就喜往深林荒野闖，打打山豬、野鹿、山羊、山貓什么的，過過癮，也順便給自己進進補。

人到中年，體力不比年輕人囉，又讓兩個女人一齊來掏，唉！腰酸背疼不算，近日來還有點腳浮氣虛，每次張眼會看見星星眨呀眨的，唉！他知道健康已亮起了紅燈。奈何阿云和秋月都是姓「醋」的。阿云有一次秋月就要兩次；而看見秋月有了兩次阿云就要求來三次。天呀，我阿城有幾顆子彈，能這麼無休無止地發射？他一想起「子彈」和「那件事」的關係，連連呼怕！唉！什么都必須付出代價。蝙蝠要自由，他付出了代價；他自己呢，是不是也付出了代價，娶兩個女人的代價？！唉！他摸了摸瘦背，有點感慨。

不知那天是那個多嘴說溜了口，猛讚蝙蝠炒肉苡蓉加薑絲有勁兒，能使男人重振雄風什么的，害他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恩物。好不容易盼到了榴槤開花的季節，他今天倒要好好的大開殺戒了。

他腳著「霸打」布鞋，長袖的工人衫、長褲，頭上蓋著一頂汗臭嗆人的鴨舌帽，爲的是避免深林的蚊子咬他。他今天還帶了一枚據說可使人逢凶化吉、排難避凶的老山豬牙。老山豬的老牙越老越彎，彎到最後彎成了一環獵人視爲「神物」的「牙錫」。獵人帶著山豬牙錫，不但出入深林平安，更會有大收穫的。阿城別的不信，可把深林中的山神木怪狐仙什么的傳說全信上了。有人說如果獵人進林身上會感到冷凜，就得立刻退出，以避免無妄之災，還有，打到山豬、野鹿什么的，一定要留下片肉半腿的孝敬孝敬森林中的神靈，以保獵人歸程順暢無阻。他想著這些事，又摸摸口袋裡的硬硬實實山豬牙，充滿了打獵的無比信心。

別人進深林荒野都是拉大拉小的一大堆人，可阿城習慣一人獨來獨往。這有好處也有壞處。打到好貨，他不必和人分享；若遇上龐然大物，他可有麻煩了。像上次那頭大山豬，怕不有二百多斤？最後是忍痛留下牠的頭、腳、皮、骨，才依依不捨的帶著其餘的瘦肉離開，可今天，哈哈……打蝙蝠罷了，不嫌多，不嫌多，越多越好。

行到一半，老覺沿途有什麼東西跟隨他。

怎么興起這樣的感覺呢？

聽！沙沙沙……索索索……又來了，又來了。怎么一直有這兩種聲音呢？好幾次他忍不住掉頭，看看，背後又空無一物。管他奶奶的！呸！他大大力的啐了一口痰。

他轉了一個身勢，儘量把背脊挺得筆直，下頷緊緊繃緊，斂容，有如一個荷著真槍實彈、執行任務的士兵。阿城今天的任務是殺手無寸鐵的蝙蝠。不管他怎么想，蝙蝠總是弱者。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弱肉強食，他不來射殺，其他人也會來的，這個世界也不分公平不公平，反正先到先得，他心安理得。

風勁了一些，榴槤樹被吹得影影綽綽，飄落了不少枯葉，榴槤花什么的，像極了晚秋的一片片落葉，在向晚的殘陽下翩翩紛舞。遠近不時又不時嘎一聲嘎一聲，一些倦鳥正在投林，歸巢。

烏魯尼亞多的是這種高高的榴槤樹，東一棵西一棵的分散。樹都沒有主人，每逢榴槤成熟的季節，許多西班牙胞不請自來，他們搭著臨時的「蘭高」（一種西班牙人的農舍），不論老少，都不眠不睡的守著，等待撿拾榴槤。

「都連弄多」(DURIAN RUNTUH)！伊班人相互見面會不期然地迸出那麼一句馬來話。那也是一句雙關語，說的是天降橫財。伊班人還沒來這兒，榴槤樹剛開花嘛！阿城索性坐了下來，打開水瓶，仰頭咕嚕咕嚕的灌了老大口白開水。

天氣實在鬱燠，近十月了，殘陽猶要替深林抹上一層憂郁的色彩，使人像一尾脫水枯萎的乾魚，懨懨的喘不過氣來。一點晚風也只驅散一些熱而已。熱熱熱就一直熱侵阿城心口。下雨吧！下一場雨吧！他是有此祈求，真的可以下雨嗎？他來的目的是打蝙蝠，不是遊山玩水。雨一來他今晚算是白跑一趟了。

他又灌了一口水，衣服已濕了一大片，怪不好受的。

深藏他內心的癥結始終無法釋懷。他叫自己忍、忍！一切都要忍！爲了自己的身體，爲了那兩個女人，一切都得忍下去。

他這時又見到很多星星了，他給記憶拉回他的童幼天空。

「天！我不吃田螺，吃田螺會拉肚……我不吃……不吃……不吃……不吃……」

叭！脆脆的一巴掌掃過來，八歲不到的他踉踉跄跄地，趑趑起地，怔了怔，才大大聲地哭起來。

漲頭漲臉的父親鼓著兩條太陽穴前的筋，硬硬塞來一碗醬油炒的田螺，喝一聲：「吃！」不等他再次反抗，又接下去：「誰說田螺吃不得？是窮骨頭就得吃這個！吃吃吃！」

那年，他和著眼淚和著委曲和著悲傷，把田螺一鼓腦硬硬吞下肚。

往後，他開始很努力唸書，希望有一天會賺多多錢，不用再吃田螺。誰知，小學六年級還沒唸完，父親就害病死了。死時，眼睜得大大，像那些他射殺過的山豬、野鹿，死不甘心。

他沒有學問，沒有賺多多錢。他只是不能忘記吃田螺的事。他要在其它方面掙回面子，掙回他的自尊心。他沒有其它好炫耀的，他沒有。於是他娶了兩個老婆；於是他週旋于兩個女人之間；於是他把童幼所遭受的缺憾盡悉發洩在兩個女人身上。

人們一句：「好利害呀！能應付兩個女人，」能使他受用三天三夜。不是日久

有功，人又不是鐵打的，近一年來，他開始力不從心，他開始節節敗退了。

他等著，守著，忍著：……。

天色開始暗了。

他看見蝙蝠飛低了，有一些停在榴槤樹上，也有一些穿進穿出的擊落榴槤花。

他塞入子彈，緩緩舉著槍，瞄準，扣拉，砰！黑鬼鬼的一隻蝙蝠落了下來。天空上本是黑壓壓的蝙蝠陣起了變化，蝙蝠都四散飛逃，一個本是完美的，烏云似的蝙蝠陣就那么給拆了。

哼！倒算靈巧！看不出小小東西也懂得保命。

阿城把目標移向一些棲息樹上的。

又砰！再一隻掉下來。

他斷斷續續地射，斷斷續續地撿，不知不覺，一盒五十粒莊子彈已剩無幾。而一隻又一隻的死屍，把袋子裝得厚厚甸甸。

哼！細頭尖屍的傢伙又怎樣？還不是照殺！他雙手沾滿了血腥，嗆人的血腥，他製造的血腥。他倒不覺得有啥不妥，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射獵。他蹲下來，把雙手

在落葉什么的胡亂擦拭，希望能減輕一點腥味。他還沒有真正點算，不過他猜測不會少過廿隻。這算是大豐收了。好一道補品，好一道男人恩物！他發出會心的微笑。

阿云和秋月比較，阿云較兇；她的確是需索無厭，體力不夠真應付不來，好幾次他半途棄甲給她罵到半死。秋月比較懂事，說來數去，還是自己本錢要夠，其它都是假的。

嘻嘻……真不賴！他打算回家。

天色全暗了。

四野是黑塗塗的墨濺。一些蟲鳥吱吱喳喳的奏著夜曲，林中不時飄動一些陰綠慘慘的磷火。他有點心虛，不該是那些他射殺的野魂化成的鬼火吧？風間歇地呼呼呼，吹得一些老樹悉悉習習作響，蟬聲尖銳地要刺穿耳鼓；他在夜神佔據了的深林中，多么希望有一盞指路燈引領他出林呀！他想歸想，知道一切都得靠自己。

這時有一些東西爬進了他的褲管，在他的小腿上猛叮。媽的！他吃了痛！順手大力大力一捏，一壓一擠，死了！是深林的紅螞蟻。螞蟻越爬越多，他捏個壓個擠

個沒完沒了。好像伙！連你們也想來瓜分蝙蝠？他知道是蝙蝠的血腥味引來了螞蟥。

他摸摸口袋裡的山豬牙，硬梆梆的，全身又生起了一陣力量。揹在背上，右手提著蝙蝠，左手捻著手電筒，在沒有月光的深林，他跌跌撞撞的摸黑循著老路出林。

行行復行行，他走得有點累了。

歇歇吧！他對自己說。

從揹包中他拿出水瓶，骨碌骨碌地喝起水來。

廿條生命又怎樣？他思緒如脫韁的馬，回到了日治時期的黑暗時代。那時每個人都渴盼自由，三年又零八個月的佔領使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點了一根「萬寶路」，清沁的煙味使他精神一振；他大口地呼出、吸進，週而復始：……

尼古丁的力量真大，他開始把蝙蝠和獵人聯系在一起了。祖父和父親的年代，一群群響往自由天空的人都是一群群蝙蝠。要耕作，必須偷偷摸摸；米糧、油、糖……：那一樣不缺？每日都在提心吊膽過日子。蝗軍發起狠來就是活生生的獵人，

不是長長武士刀一揮就是一輪機關槍掃射答答答……死了多少人，統計得完嗎？真是的！怎麼會想那么多？！他拋了燒到盡頭的煙蒂，習慣性地用腳大大力的踩了踩。其實在林中，最大的敵人不是火也不是野獸，是人類自己。有一些想幹掉奸夫的就在林中開槍。砰砰！死了！還可光明正大的去自首，說是誤認山豬殺錯了人。媽的！人類最心狠手辣，什么事都敢幹！噫！怎麼罵起自己來了？不對不對不對！阿城定一定神，計算著如何大發神威收拾他身邊的兩個女人，計算著如何另找財路撈它一個風生水起什么的。男人太野心了，是不是好現象？本來就是嘛！人比人，氣死人！我阿城拿什麼跟人比？除了多出一個老婆。這又有啥稀奇？如今想稀奇也難了，全身都是病。男人，女人；女人，男人。唉！太麻煩了。蝙蝠如果知道有獵人要殺牠，還會不會出來亂飛？還會不會棲息在獵人射程中的樹枝？男人如果知道多個女人就多份透支，他還會不會一頭撞上去？天知道！

他越走越快，差不多再三分一的腳程就可以走到大路口了。這時，先前那種怪聲又來了，他有點懼怕。伸手摸了摸山豬牙，怯意去了一些，膽子也大了一些。只是又看見星星了，幻覺中的星星，千萬點抖動抖動……他立時心神不寧起來，要

把東西放下停歇一會，豈知，從老遠的彼方箭般快速地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砰」，那一剎那的刺心劇痛，使阿城立時昏死了過去。

無可救藥的夜光照不亮滴淌的血，照不亮腥紅的血。只有血，多多的血；由伏曲的斜歪背部緩緩地滲透衣服，流到大腿、小腿、流滿林地的泥土、枯葉。阿城全身都是血。他衣袋中的山豬牙斷裂了，另一隻手還緊扣住裝蝙蝠的袋子不放，獵槍跌到地上，頭上的鴨舌帽不見了之後露出很少頭髮的頭皮；閃電一閃，死人的醜態全給閃現了。獵人和蝙蝠一樣，死後都不美的。

不知從那兒又飛出來一大群蝙蝠，撲撲撲地連連在阿城躺下的地方打旋又打旋，遠遠的彼方，一大堆人正亮著火把興沖沖地趕來……

夜，更黑沉了……

二十年

汀町

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由鄉區搬往市區，二十年后，我由市區搬回鄉區。

一切的景物都改變了。還記得那幢沙厘瓦頂的老屋，幾時已改裝了灰瓦，那里還有果園、胡椒園，已被雜樹野草掩蓋了。此時此景，媽見了一定傷心！可是，媽還是微笑著，若不是爸爸，這個家園，不致於這麼荒蕪，這麼淒涼！

自媽和我搬后，舅父和舅母就來住。他們年紀大了，很多事情都不動。現在，他們只種了些自己吃的菜，養了幾十只山芭雞。

媽媽的病日漸嚴重，她也知道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所以，我決定和她一起搬

回來故居。

從爸爸投向他自己的理想，離開我們之后不久，因為戒嚴、因為鄉區治安不靖、因為其他種種原因，影響謀生；與其他人的家庭一樣，媽帶著我就是在這條湧向市區的潮流中，遷到中華路，替人家陪月。那個時候，我才五歲。

因為故居留有爸爸的影子，媽害怕會勾起我的哀傷，她一直不提一句涉到故居或者爸爸的事，直到年前，她得了乳癌，我們母女倆平靜的生活，才又掀起了陣驚濤。

(二)

夜風很涼，尤其是在鄉村。

我站在窗口，望著這一片夜色濛濛下的樹林，有多少和爸爸一起拔草，撿椒粒的往事，雖然已經陳舊，古老，模糊，都映上眼前，含著滿滿一眶的淚水，我不敢抽泣，我的童年——有生離的苦痛，也有堅強的意志。

媽媽是個堅強的人，當她得知自己的病況，她對我說：

「人都有一死的啊！我知道自己生命的限期，我會珍惜，我會充份的利用它。」

我深深的默記著這番話，也是這句話，兩年來媽雖患絕症，我們仍然快樂，堅強如常的生活下去。

「想什麼？哭什麼？」

不知不覺，媽已經站在我的身旁。

我停止了哭，媽嘆口氣，走向門口，望著外面的茫茫世界，不再說話了。

我明白她內心的苦痛，她何曾不是也忍不住那思念的心？

我跑了上去。她轉過身子，對我說：

「最近豬價很好，前方對面屋是養豬的，買幾只小豬來養養吧！」

媽就是這樣，很聰明地岔開我的思念！注入生活氣息！

我點點頭，拭去頰上的淚水。

一早，舅母就帶我去看看舊豬寮。

「喂！你們也要養豬。」一個叫聲從靜靜的空氣中響出來。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穿著一條破牛仔褲，一件藍T恤，朝著我們來。

「你的豬寮實用又現代化。」我說。

「是我自己設計的。」他得意非凡的搶著說。

「哦！你就是那養豬T A U K E。」

「不叫T A U K E，我叫劉錢來。」

「從未見過你，我叫張秀玲。」我自我介紹。

說著，說著，他就拿起地上的鐵鎚，鐵釘，「蓬！蓬！」熟練地把脫落的木條

釘上。

「走！選幾只你滿意的小豬來。我養的是世界有名的美國白豬，瘦肉多，肥肉少，食量少，長得快。」

我聽了只有笑。

然後，他告訴我，他是台灣國立大學畢業的土木工程師，因為找不到理想工作，只好繼承祖業。現在家里還有一個媽媽，一個外甥。

就這樣，我們認識了，熱落了。

整個月來，劉錢來一有空就來指導我餵豬，擴建豬寮。

黃昏后，還陪我在鄉間小路上漫涉，談人生、宗教、政治……他的見解深廣，生活經驗豐富，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來充實他生命的。

「這是磨練。」

他洒脱的說：

「所有降臨在我身上的苦難，我都認命，勇敢去克服它。」

「沒有岩石，風暴，海水怎么會激起美麗的浪花？」

他緊握著我的手。

他在一棵老膠樹的樹根上坐下來，深情的看著我，很久才說：

「爲什么好好的不要在藥房工作？」

「媽媽的身體不好。」

「找藉口！」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

「令堂什么病？」

我長長的嘆口氣，然後告訴他：

「孔癌，已經割除了一邊。」

「這是天意！」他非常難過。

我也挨著他坐了下來，望著天上的星星，於是我告訴他。

我是台灣中興大學護理科系畢業的，每月薪水是區區的三百零吉。

「秀玲，不要計較這些，讀書是求取學識，服務人群，那一天到我家去玩？我媽媽和外甥，都想看看你。」

微微的風，帶著濃濃的白玉蘭香味，陣陣的襲來，原來不遠處，有棵大大的白玉蘭樹呢！它在默默散著香。

我們共同的深深吸口氣，倘若這個世界真正停止不再轉動，我只求擁有此時此刻。

「秀玲」他輕輕喚了一聲。

「不要太古套，去我家和我媽媽談談我們的家庭，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都是生在同一條藤上的苦瓜。」

我父親是在施行整星期的戒嚴令期間，哮喘病復發，無法送去求醫而枉送生命。

我的姐姐就因此事對現狀不滿，走入森林，結果一去幾年，無音斷訊，四年后，送出一個兒子，由我媽媽撫養，就是那個和我同住的外甥——劉念祖，他目前在聖心中學唸九班，成績頂好。

聽說我的姐姐已經犧牲了。」

「哦！」

有如重溫過去的歷史，只是這些，我的印像不深刻。

(三)

不久之后，他又若有其事的對我說：

「不知何故，我總覺得你的臉和我外甥的臉很相像，雖然說你是女性，他是男性。」

「胡扯！」我生氣地。

劉念祖的確是個很討人喜愛的男孩，尤其是他的一頭像女孩子的鬚髮，很好看。

我總覺得他很面熟，就是想不起曾在那里見過。

他活潑大方，一跟就跟我們到我家去，在客房坐下。

「這張相片是誰？」劉念祖問。

「我爸爸！」

「舅舅」他轉過頭來看劉錢來一眼。

「你看，秀玲姐多么像他爸爸。」

「讓我看清楚，你們三個的臉，真是很相像。」

「別像了。」我生氣地：「我無兄無弟，無姐無妹，我與念祖非親非戚，怎會

像……像……像電影明星吧！」

這個時候，媽也進來，見到劉念祖，也是一楞。

「伯母」，劉錢來說：「你看看念祖，覺不覺得他很像秀玲？」

媽媽的面孔也起變化，睜著大眼，盯住念祖。

「媽！媽！」我輕輕的搖了搖她的手肘。

她在失神中驚醒過來，竭力的掩飾著自己的失態，笑著說：

「有一點兒像。」

我把目標轉向劉念祖：

「念祖，你說你像誰？」

「外婆說我不像媽媽，那我就像爸爸了。」

媽媽青著臉，臉色很難看，說是不舒服，回房休息。

這一天，我的心，不知怎的，非常不舒服，也很亂。

媽媽突然寒起來的臉色，這是她從來沒有過的。

於是，我真的發覺劉念祖很像相片上的爸爸！

(四)

我很累，換一種環境，換一種生活，起初是新奇，並不感覺什麼，後來，生活上軌了，卻覺得死板。

去睡了一個午覺，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三點，我連忙從床上下來，趕往寮去，經過廚房，我聽見裡面有三個人說話，舅母說：

「從那些自新人士口中所傳的，張雲在森林里另結新歡，生的就是劉念祖，是無所可疑了。」

（張雲是我父親的名字。）

媽與別的女人不同，媽是了不起的，她是容易接受事實的。

我只是怕她虛弱的身子，抵受不住另一波的刺激。多好讓她回天家后，劉念祖才出現。

「秀玲，那個姓劉的怎么好幾天都不來了。」

媽乾咳幾聲，我差一點忍不住，號哭出來。

「他有事忙，幾天都往巴剎去，所以沒有來。」我說

「秀玲，你自己看，姓劉的那個人怎麼樣？」

我承認劉錢來是個好人，是個真正有抱負，肯上進的青年人。

這種戀愛的事，怎好此時對媽表白？我早告訴過媽，要決定終身大事，一定在

我毫無負擔的時候！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尤其是夜里，雨聲打在屋頂上，窗外的芭蕉葉在風雨中瑟瑟作響，一盞昏黃的土油燈，伴著媽和我，我感覺非常的哀傷，或且有一個強壯的男人同在，情形和感覺完全不一樣，我多么希望有一個男人在我們中間，不管是爸爸，是劉錢來或是劉念祖。

(五)

「秀玲，我爲你和伯母做了一件大事。」

劉錢來說著，丟過來幾份馬來西亞日報。

近來，我爲了照顧媽和餵豬，也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安靜和休息，竟連報紙都不看。

正想拿起報紙，過目一下，劉錢來拉起我的手。

「不必看了，我說給你聽。」

「我們散步去。」

他告訴我最近社會演變的事。

「秀玲，我去政治部查過，這批最后出來的人士，有你父親張雲的名字。」
有又怎樣？那么久了，無音斷訊，我有點不在乎。

可是劉錢來又告訴我，每天都爲此事忙，讓爸爸先回家一轉，見媽一面。
「你不知道這是你媽的心願？她對我說，在她走之前，要知道兩件事。」

其一是你爸生或是死，

其二是你嫁給誰？」

「謝謝你，我和媽不知如何報答你。」

「娶你就是報答。」

他把我擁進懷里，我柔順的貼在他的胸前。

「媽，」我拍拍媽的肩膀：「想不想見一個人？」

「誰？是你爸？」

媽猶豫了。

事實和心願又是兩回事。

「他走的時候，他卻不想想我們，如果不是他的那樣決定，或許今天，我還是健康的，我不會生病，我不會死。我好恨他！」

媽哭了。

「可是媽，那個時候，那種情況，那樣局勢，他所做的會認為很有意義。現在，他卻不認為是那麼的一回事了。所以，他回來。」

「媽，原諒他吧，他沒有養育我，我都原諒他。」
媽的眼眶紅了，無言的低下頭去。

(六)

我意識到媽病的嚴重性，我送她進醫院，她說：

「像我這樣的病人，醫院是拒收的。」

媽說我也是一個合格護士，只是文憑不受政府承認而已。她非常放心將餘生讓我來照顧她。

媽不會起床走動了。

乳房創口糜爛發臭，手臂腫大有如大腿。吃的東西完全吐出來。

天逐漸的黑下來。一陣晚風吹過，窗外芒果樹的落葉沙沙，媽的生命要這樣匆匆的結束，真難捨呀！她才四十八歲呀！

劉錢來三步兩步，跑來了，他喘著氣說：

「下星期一，你爸來看你媽，還有你和念祖。」

聽他說夜闌人靜時，他都在懷念你們呀！」

媽昏睡了三天后，今天才會睜開眼，還會認得人。

就在這時，劉錢來帶著一個幾經風霜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

他含著淚直視著媽。

「阿仙：：：：」

他伸出顫抖的手，跪在床旁，緊緊握住媽，他哭了。

「張雲，我終於見到你。」

「阿仙，原諒我，我欠你太多太多，感謝英明政府，讓我還有機會一家團聚，

重建家園，過平靜安樂的生活。

阿仙，我要好好照顧你。」

爸爸搖著媽媽。

媽真堅強，醫生說原只有一年的生命，經過幾番風雨、掙扎，她為自己加添了二百零九天，讓她見到她所想見到的人，讓她重歸家園，讓她……

生命的浪潮沒有衝擊，就沒有浪花激起。

(七)

人生就是如此短暫，應當好好把握。

人生也就是如此，是人料想之外。

媽去后，我的家是這樣：

兩個家變成一個家。

最有趣的是我爸爸。

他是我丈夫的岳父，又是他的姐夫。

最沒有福份的是我的媽媽和劉念祖的媽媽。

我真企望還有一個永生天堂，我仍願和他們相聚，永不分望，永不分離……



盼晴

金聖

是海盜風的季節了，雨呢是斷斷歇歇的落落停停。時間一寸一寸的老，日子呢一瀟一瀟中淋逝了。多雨的季節，什麼都是濕濕的，一條黃泥路更給印扣得濡濡黏黏。踩踏著泥濘，一身瘦骨孤伶的海龍甫跨進門檻就轉身朝門外啐了一口痰：「鬼天氣，害人的鬼天氣，要死的——」順勢脫了沾滿泥土的布鞋，低下的腰身還未彎直，又罵了起來：「混帳東西！媽的！」勒暴暴地嘶喝後喘著氣，人像是跌進了無形的網。他額上一網青筋即給挑起來，兩眼如海魚目突出，兩隻順風耳像掛滿了牢騷垂垂欲墜，而兩撇向左右射得老遠的勾髭也濃黑不起。長年迎風接陽的一張「馬九柴」棕臉，牽強地把五官扭轉到應有的位置，這使他顴骨上波浪層的縐紋刻得更

深更顯了。

「水滾了嗎？」他瞅了他女人，旋即把手上提的一小包大茴、薑母、山茅大力朝。灶旁的地上一摔，彷彿就那么摔失了一些懣憤與怨懟。前路？在那兒？在那兒？他只看見一條碧綠長蛇蜿蜒蜒，整片的生活海洋都刮起了孽風和毒浪！

小時候和鄰家孩子吵架，他的武器就是摔玩具。還摔得不太過癮，就給當漁夫的父親硬拖硬拉拖拉去捕魚了。那年，他才修完小學六年級呢！生活那時是一條一條的魚，給海水灌飽，豐裕了起來。那時魚多蝦多，隨便一天出去撈它幾撈，即能網回來一天的開支，網住了剩錢。記得那時沒有大漁船，有一百馬力的小船就很了不起了，父子倆人，一個撒一個拉，船頭船尾，嘿！都堆滿了。那像現在？越來越不像話了！海龍點了一根「萬寶路」、吸進、呼出，又吸進呼出。

學會抽煙也在那年。抽煙的人也學會用閒錢去零沽短暫的霧水情。第一次是怎么了？海龍有點失笑。頭回上美申律的紅燈區，一直忐忑不安，臉兒紅心兒跳，人一直躲在阿積背後，戰戰兢兢的。那種地方，說好聽是拯溺救危慾海的飢民，可空氣混濁、臭味薰人。在那個高腳木屋的小房間前，輪到他時倒像是初次出海捕魚那

么地怯慌。「進去呀！進去呀！怕什么怕？」阿積用力地推了他，海龍腳浮浮地就塞進去了。他看見一張床，一個痰盂，整個小房間紅艷艷的。暈暈昏昏燈光下，一個年紀不算大，束著峇迪沙籠，腮凝秀紅，身軀堅挺的嬌媚伊班女人正仰伏著等他。「來嘛，嗯，來嘛，」說著說著，以一種專業的熟練手法，老實不客氣的導引他。他隱隱記得，緊張之餘慾火一蓬蓬散發開著花，只可惜時間短了一些，表現也不好。慾念切近，歡愉是海鳥高飛。第一次犯罪即給伊班女人吱吱數落一番呢！那年才十六歲呵！以後有空沒空，只要口袋裡有錢，一個月總得三回四回往那種地方跑。

過不久，那個紅燈區散了；舊木屋給高樓大廈取代了；伊班女人嫁人的人、回長屋的回長屋；美申律成了一個過去名詞。

海龍知道罪惡的床還存在，可能是以新的面貌出現，阿積嫂經營的那個旅社不就是囉！討海的人沒出息，討海的人離不開煙酒女人……還有……思潮如海鷗撲撲撲撲進了他的褲跨，飄飄飄飄振著翅翼……。

「你真的要對牠下手嗎？真的非下手不可嗎？嗯。」她的女人手抱著一個三個月大的女孩，蒼白的臉上是無奈加不安加迷惘；積壓的思緒隨著嫋嫋冉冉的水蒸氣，把眸子印映出漾漾的牽牽掛掛。「牠還小哦，就真捨得嗎？阿龍——」說著，孩子陡地哇一聲哭了起來。孩子的哭聲似利刀片，刮得做母親的心口一陣又一陣痛。「哦哦……乖，乖，仔仔乖，不怕哦，媽保護哦，乖——」邊哄著惠如邊敞開上衣掏出了碗大的奶，奶著她的孩子。哭聲沒有了。

海龍看著白如蠟的渾圓藝術品給小嘴吮吸著，不禁口發乾舌頭黏住；艱難地咽下了一口口水之後，心頭掠得熱痒痒的。也難怪，來了長命雨，又多出那件事，呆在家有好長的一段時日了。有血有肉會思想的海龍不是冷血的水族，說不想，哼！假的！他瞳仁忽擴展，直直地，是口渴的太陽汨汨地吸著海水，海水掀著翻著滾著，滔滔不息……

因那件事，海龍與阿積鬧翻了。

阿積比海龍積極，從海撈到的錢日存夜存，小漁船變大漁船，一百馬力變成五百馬力，轟隆轟隆，可威了！

阿積跟海龍說是從海洋漁業局申請到的禮申，批准他在近海捕捉。這可不得了，沿海一帶的魚呀蝦呀，全跑進阿積的網了。大肚子的大漁船，嚇！裝的魚蝦可多了。每回大漁船靠岸，枯候的中間人即一湧而上，搶走了白鯧、黑鯧、大蝦……剩下小魚小蝦呢給後到的。阿積自有大漁船，整天都笑瞇瞇的，數他的鈔票了。這樣子可苦了海龍，小漁船，大海去不得，靠近岸的又全給阿積撈掉了，海龍每天出海還得倒貼汽油呢！還算是那門子的作業！

「你作好作歹，留我一條生路嘛，何必這麼絕？」海龍只差沒有跪地求阿積。「阿龍，你說的什麼話？我絕你也不想我下的本錢比你大幾倍？不多抓一些，月尾怎么還銀行利息？朋友是朋友，這個……：：：唉！不是我不肯，實在是……：：：唉！沒辦法！」

「好了好了！不用多說了！你既然不義在前，休怪我無仁在後，咱們走著瞧！哼！」海龍勃緻緻地把友情一刀砍斷……：：：。

那天，他拼死出到遠海。

月光把夜照得黑不透，醺人的月光射照海上的路，潛潛浮浮，海龍的船隨著月

光擺搖起伏，船艙裡勉強堆著一些魚蝦，腥味引導他向上天膜拜。他喊著喊著，一直喊著……「爸！不是我不長進，您老人家明察，好的、大的，都給人先撈掉了。我拼死來到這也只有這麼多。這樣子下去，日子該怎麼過呀？爸！鳴……爸！我的爸！鳴……」海龍流出淚水。奇怪喲，忽然海風增強增大，險凜凜地把小漁舟運送運送……雨來了，嘩啦嘩啦傾瀉，忽地，一個沖頂大浪當船擊來，船艙進了不少水。海龍總算祖上積德，撿回了一條命。海，是出不得了！怕！他自己說。一下子少了一份收入，日子苦不堪言。因為窮，海龍買不起煙，索性戒了。只是小孩子呢？要喝奶呀！海龍買不起奶粉。他什麼都買不起！

「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怎麼不殺？看我宰了牠！」海龍臉上昇起了兇獷的怨火。他「露比露比」引了一陣，一隻棕黑垂耳烘烘的矮種狗即湊近，伸出舌頭想舔他；他當即大麻袋當頭罩下，隨之用麻繩把袋口一拉一縮，扎下了團蠕動蠕動的生命。海龍瘋了一樣，狠狠的一棍大力劈下，，啞啞啞啞垂死咆哮就沒了聲音。狗血染滿了麻袋，濃濁的血腥噙了海龍。海龍無動于衷。海龍被生活的鞭子鞭撻得麻木了。

「是不是你幹的好事？說！是不是你？哼！豈有此理！竟敢告上了我！」阿積那天七早八早就風風火火的闖來，兩隻蟹鉗似的粗手拌住海龍的頸，只差沒有吞掉了海龍，「說！是不是你跑去海洋漁業局告發的？我漁船若被充公，有你好看的。媽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狼心狗肺的東西——」

海龍強忍住淚，忍住羞辱，忍住一切……怎麼說呢？也不全是他的主意，是大家的意見，他呀只不過是比別人多跑了一趟。他只是請求漁業局長主持公道，好歹勸說阿積留一點給他們。不必多，沿海十多哩就夠了……

唉！海龍並沒有和阿積打起來，他只是沉默，為生活沉默，為不公平沉默。他對自己說：「又怎樣？大不了不討海囉。」他只是不明白怎麼阿積不讓他一點？退一步海闊天空嘛！為何硬是不妥協？

事情後來鬧大了。阿積他們一伙人跑去見部長，又搞罷捕的把戲。聽說又沾染上政治氣味，弄得滿天神佛。

阿積不出海，還有一位扯皮條的老婆養。海龍不同，他從小打魚慣了，一下子閒下來，手停口停，生活陷入了困境。

靜極思動，他打上了狗的主意。這個地方，吃狗肉的人倒不少。很多人愛加油添醋，把狗肉說成只能天上有的那麼美味。又有人說它是男人恩物。一件事海龍知道是真的，吃狗肉的多是男人。

捕魚的跑去抓狗，海龍感到悲哀。不過總比拉皮條的強，他自己安慰自己。

初初是和「大毛頭」帶備了電纜圈，二呎長的鐵喉，看中目標，就撒下一把燒肉。當無牌的流浪狗兇勃勃地啃呀咬呀，海龍即拋落電纜圈勒住一抽一拉，一跑拖拉，撕肝裂膽嗷嗷聲，直至狗兒雙眼翻白斷了氣。死狗割淨，整隻整隻的賣給地下狗肉檔主。大的賣八十元，小的五十元。惠如老嫌他殺生太多，「會得報應呀，阿龍……整天雙手血淋淋的……」說歸說，海龍是沒有好選擇了。

過不久，有人告海龍偷狗。原來，許多狗主都替各自狗兒還了稅領了狗牌，殺有狗牌的畜牲，呸！不成了小癩三？海龍的自尊掙勝了，不獵有牌的狗，他對自己說。最近的一場狗瘟，嘩！死盡了大狗小狗。眼看生活費用日日增加，金錢來源又少了，海龍很苦惱呀！還瞎叫著？老子心情不好你還要叫春？海龍想著前塵往昔一整晚沒睡已火滾，又給吵呀吵地心頭成了一座大火山，要爆發了！以前他每逢狗兒

叫春，例必要上一趟美申律紅燈區。結婚後，逢狗兒叫春，只是把兩條人影貼得更久，讓窗外淅瀝淅瀝的雨格格偷笑……如今「露比」的一聲噢噢噢拉長長的變得很刺耳。那像是一種連綿不絕的譏嘲。笑他落泊，笑他沒用，笑他……？海龍不笑了，他由絕望無助中萌起了殺機。

反正是死路一條，一切照殺！他漲頭漲臉的熱，大大聲的對自己喊！

熱水在灶火上溫著，繼而，像大海興波，大大力滾著……翻著……騰著……：：：灶口上還沒燒盡的柴枝兀自迸發著熊熊的火苗，是一顆又一顆的星星，亮閃亮閃的刺眼。冷冷的天氣變熱了，海龍索性脫了上衣，露出一副琵琶形的骨感。這時，大「餅珍」上的熱氣越昇越兇，熱氣噴痛了海龍的臉，海龍急急退下，七快八快，把「露比」整頭擲進「珍」裡，雙手順時鐘序就那么轉了幾下，撈起，再用一條粗繩勒住狗頸，掛在橫樑上。刮毛後的「露比」赤條條是一副誘人的女人胴體，白皚皚的一塊玉。

「好！真好！」海龍讚了一聲。惠如卻躲在一角偷偷飲泣，也不懂為什麼而哭

橫樑上的「露比」睡著一般，也不必再受慾火熬煎了。牠是無覺無情，也是無痛的。

「阿龍，來，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太陽出來了，好大的呀！」惠如發出了歡悅的期待。

海龍哦一聲，抬望眼，窗外的雨果真停了。銅鑼大的火紅正從灌滿了憂患的田中掉落出來，火亮亮的燦了一室。剎那間，本是潮濕貧瘠的心境給幻化成滿滿的輝煌。

破殘的漁船，阿積的不妥協，惠如懷中的孩子，頓時都給鍍上了一層金光，一切都是熠熠，一切都在剎那派生無限的希望來。

海龍不敢再仰視火紅，他只覺得全身給燒痛了之後已衍生了思量。他，彷彿聽到他父親正與他娓娓攀談海上的浪潮……。

共沐這場雨（編後話）

一九九一年，這是一個很長的年。

無節制的伐林、工業廢氣及林林種種破壞地球的活動，已導致大氣的臭氧層破個大洞，而且情況愈來愈惡劣。地球上的人類正為將來擔憂之際，海灣戰爭爆發了。

看著原油燃燒冒起的黑煙，肆無顧忌的遮天蔽日；原先悠游藍天的雀鳥膠死在污膩的油漿里；戰火中殘暴猙獰的人性，使無數家園一夜之間化成殘垣敗瓦，使孺弱無靠、妻離子散。許多應有一番作為的生命被戰火吞噬了。這一連串的惡耗的確

是使人沮喪。究竟要到何年何月，這些不幸才能停止！

在這個時候，人們最需要精神上的鼓勵，甚至一則有人情味的新聞，都足以溫暖沉痛的心。很幸運，這時候，我們被一場《花雨》濕透。《花雨》是第三屆常年文學獎：新詩、散文及小說，三組入選作品的合輯；也即是《草葉集》的第三輯。上兩屆的作品若以初生的青草嫩葉喻之，則這屆的作品是令人目不暇給、五彩繽紛的花雨。展閱這些作品是令人振奮的。它們的作者有悲天憫人的心靈和迎戰坎坷的豪情。從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他們關心人類世界、家國和民族。他們叱責虛假的承諾、醜陋的人性。他們給予我們信心，使我們收拾起紊亂、徬徨的心情。

我們願與大家分享沐浴在《花雨》中的喜悅，也藉這場雨洗滌這漫長一年的晦氣。詩巫中華文藝社也向新加坡的槐華，古晉的田思、梁放和陳蝶致謝，感謝他們允為這屆的文學獎擔任評審工作，以及田思更為本書作序。

黃國寶謹識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花 雨 拉讓盆地叢書

主編：黃國寶

出版：詩巫中華文藝社

地址：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印刷：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NO.7, ISLAND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初版：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

(1-1000本)

(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價 RM10.00

花雨



拉讓盆地叢書